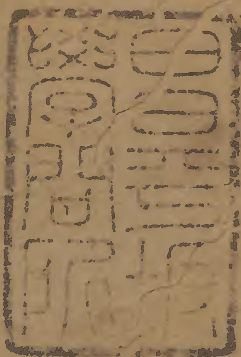


文獻通考

八十八之九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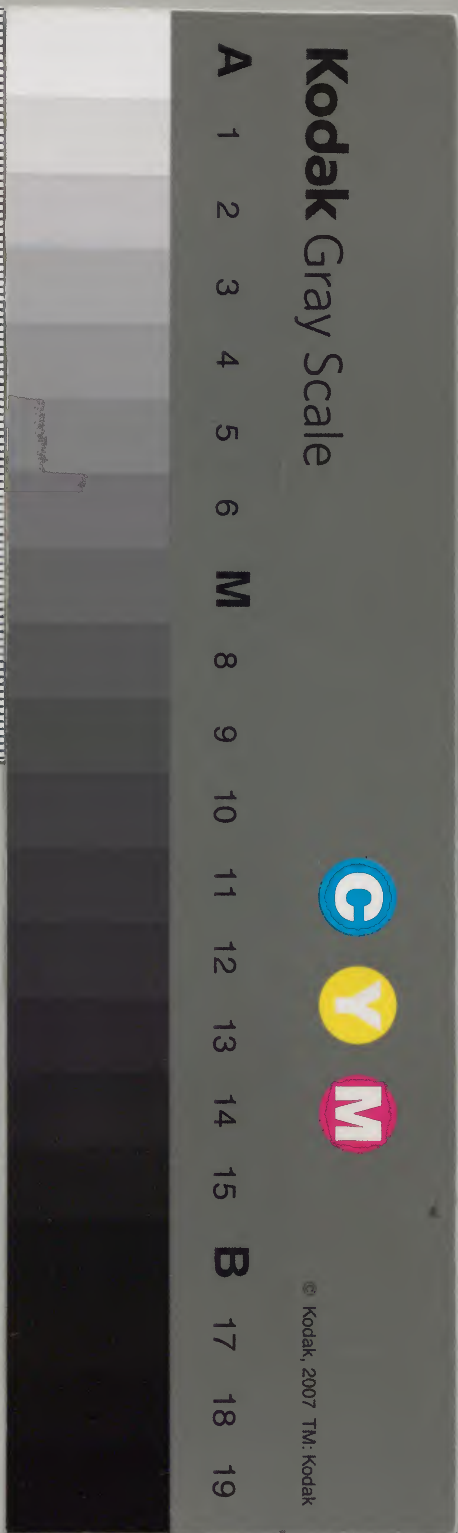
郊社



内閣文庫			
五	二	漢	
九	四		
函	一		
	二		
八	三	書	
架	〇	類	
	〇		
	冊		
	號		

内閣文庫			
二	二	漢	
九	四		
函	一		
	二		
三	三	書	
架	〇	類	
	〇		
	冊		
	號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430
冊數	120 (37)
函號	294 3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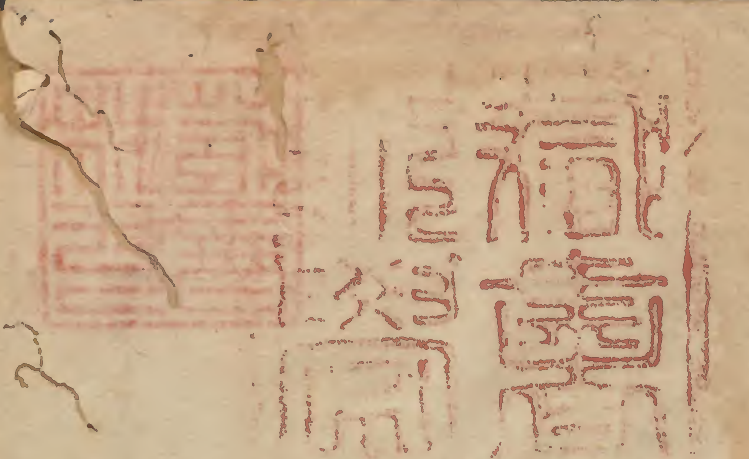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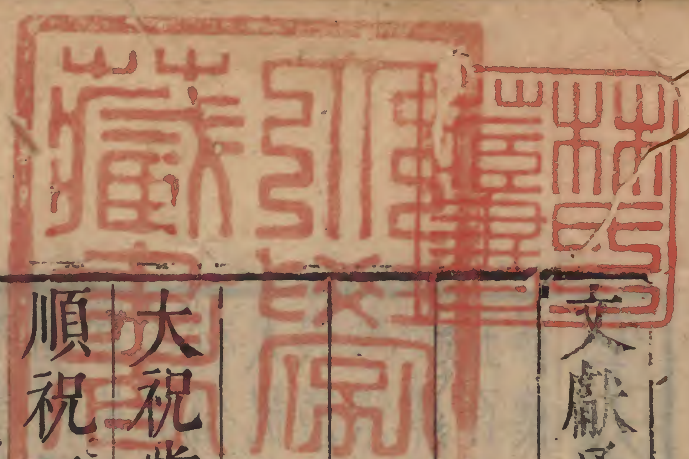
郊社考
祈禳

禱疾 禳除 難 禱水旱已
見雩祭門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
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

筭祝六祝之秀反○永長也貞正也末多福歷年得

也吉祝祈福祥也化祝彌災兵也瑞祝逆時兩寧風
旱也筭祝遠罪疾也○疏曰此六祝皆是祈禱之事
皆有辭說以告神故云六祝之辭鄭司農云順祝順
豐年已下皆約小祝而說順祝皆小祝順豐年年祝
當求永貞吉祝當祈福祥化祝當彌災兵云瑞祝逆
時兩寧風旱也者此二者似若天之應瑞故摠之謂



瑞祝云筭祝遠罪疾者自此以上差次與小祝不同
 唯祝命龜筮之辭也鄭見金縢史乃筭祝為禱疾之
 事故以為遠罪疾而不知金縢筭祝正為命卜筮也
 ○小祝掌小祭祝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
 順豐年逆時兩寧風旱彌裁兵遠罪疾疏曰掌小祭
 祀者即是将事侯禳已下禱祠之事是也○小祭祀
 與將事侯禳已下作日將事侯禳禱祠祝號又與祈
 福祥順豐年已下為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三者
 皆是侯寧風旱弭裁兵遠罪疾三者即是禳求福謂
 之禱報賽謂之祠皆有祝號故摠謂之禱祠之祝號
 祈福祥以下不言一曰二曰者大祝已言訖小祝佑
 大祝行事故略而不言亦欲見事起無常故不言其
 次第○黃氏曰所謂祈順逆寧弭遠與大祝六祝相
 參錯但小祝所掌皆小祭祀不為辭掌其祝號而已
 ○肆師與祝侯禳于薑及郊注曰侯者侯迎善
 五百里遠郊百里近郊五十里疏曰侯者侯迎善
 祥禳者禳去殃氣故肆師與小祝為此侯禳二事

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禴。四曰禘。

五日攻。六曰說。

造七報反祭音詠。所謂有災變號

則六禱作見故以祈禮同之鄭司農云類造禴禘禘
 說皆祭名也類祭于上帝詩曰是類是禴爾雅曰是
 禴師祭也司馬法曰將用師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
 星辰以禱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于先王
 然後冢宰徵師于諸侯曰某國為不道征之以某年
 某月某日師至某國祭日月星辰山川之祭也春秋
 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
 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祭之玄謂類
 造加誠肅求如志禴禘祭告之以時有災變也攻說則
 以辭責之祭如日食以米絲禴社攻如其鳴鼓然董
 仲舒救日食禮曰炤炤大明穢滅無光柰何以陰侵
 陽以卑侵尊是之謂說也禴未聞焉造類禴禘皆有
 牲攻說用幣而已○疏曰鄭知類造禴禘皆有牲者
 案禮記祭法云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下云幽禴祭
 星雩祭祭水旱鄭注云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祭既
 用牲故知類造亦皆有牲故云皆有牲也知攻說用
 幣者是日食伐鼓之屬天災有幣無牲故知用幣而
 已詩云靡爰斯牲是也○舜典肆類于上帝見因祭

篇立君條○王制天子將出類于上帝造乎禰見巡
守及征伐條○大祝大師造于祖類上帝及肆師類
造上帝並見征伐條○三制諸侯將出造乎禰及
大祝造于廟並見會同條祭祭見百神篇祭酬條
有大故天裁彌祀社稷禱祠大故兵寇也天裁疫癘
木旱也彌猶徧也徧祀
社稷及諸所禱既則祠之以報焉○春官○肆師若
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注曰大故謂水旱凶荒所令
祭者社及祭酬○祭音詠酬音蒲疏見百神篇祭酬
條○都宗人國有大故則令禱祠既祭反命于國注
曰今令都之有司也祭謂報塞也反命還白王○塞
西伐反○家宗人國有大故則令禱祠反命祭亦如
之注曰以王命令禱祠歸白王於
獲福又以王命令祭之還如反會

**小宗伯大裁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凡王之會同
軍旅甸役之禱祠肆儀為位國有禍裁則亦如之凡
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則為位**執事大祝及男巫
女巫也求福日禱

得求日祠謂曰禱爾于上下神祇鄭司農云小宗伯
與執事共禱祠禱祈禮輕類者依其正禮而為之○
疏曰稷裁謂國遭水旱凶荒則有禱祠之事故云亦
如之天裁謂日月食星辰奔殞地裁謂震裂則類祭
社稷及宗廟則亦小宗
伯為位祭之○春官

小子凡沈辜侯禳飾其牲鄭司農云沈謂祭川爾雅
以祭也月令曰九門磔禳以畢春氣侯禳者侯四時
惡氣禳去之也○夏官○小子祈五祀見釁條羊人
凡沈辜侯禳釁積共其羊牲疏曰祭天用犢其日凡
已下用羊者○雞人凡祭祀面禳釁共其雞牲疏曰
司農云面禳四面禳則侯禳禳謂禳去惡祥也○春
官○地官牧人凡外祭毀事用麗可也注曰外祭謂
表格及王行所過山川用事者麗謂雜色不純毀謂
鬮辜侯禳毀除殃咎之屬疏曰案宗伯云鬮辜侯
方百物而引九門磔禳又案小祝職云將事侯禳
是祈除殃害非常之祭月麗之類故引以為證也麗
亡江
反

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衍依注者延
疏曰云望

祀者類造禴祭遙望而祝之云望衍者衍延也是攻
說之禮遙望延其神以言語責之云授號者此二者
皆詛祝授以神號云旁招以茅者旁謂四方也此男巫
於地官祭此神時則以茅招之於四方也玄謂破衍
為延者衍字於六折義無所取故破從延云望祀謂
有牲粢盛者注大祝已云類造禴祭皆有牲故說用
幣而已有牲則有黍稷故此兼云粢盛者也云延進
也謂但用幣致其神者此即攻說用幣而已是也云
二者詛祝祈授類造攻說禴祭之神號男巫為之招
者以其授號文承二者之下故知此六神皆授之號
云授號知是詛祝者案詛祝而知冬堂贈無方無筭
也注及黃氏說見地示篇四望條冬堂贈無方無筭
堂贈謂逐疫也無方四方為可也無筭道里無數遠
益善也玄謂冬歲終以禮送不祥及惡夢皆是也其
行必由堂始巫與神通言當東則東當西則西可近
則近可遠則遠無常數○春官○女巫掌歲時祓除
釁浴注曰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釁
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疏曰一月有上巳據上句之
已而為祓除之事見今三月三日木上戒浴是也○
占夢季冬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注曰玄謂舍續

為釋舍萌猶釋來也古書釋采釋奠多作舍字萌菜
始生也贈送也欲以新善去故惡疏曰玄謂舍萌猶
釋來也者案王制有釋來奠幣之事故從之○秋官
○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說禴之嘉草攻之九歐蠱則
令之比之注曰毒蠱虫物而病害人者賊律曰敢蠱
人及教令者棄市攻說禴祈名祈其神求去之也嘉草
藥物其狀未聞攻之謂燻之令之比之謂使為之又
比之疏曰攻說禴之據去其神也嘉草攻之據去其
身也云歐之止謂用嘉草燻之時并使人歐之既後
人眾故須校比之○翦氏掌除蠱物以禳攻之以莽
草燻之凡庶蠱之事注曰庶除故以六
祈而言之以莽草薰之據去其身也

傳莊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

于社左氏曰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正月夏

周之六月謂正陽之月今書六月而傳云唯日有

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於朝食於正陽之月

社請救於工公伐鼓於朝退而自責以陰陰不宜侵陽臣不宜掩君以示大義公羊子曰

日食則曷為鼓用牲於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絲

營社或曰脅之或曰為闇恐人犯之故營之社者土地

之主也朱者土地之精也上繫于天而犯日或鳴鼓而攻脅其本也未絲營之助陽抑陰也或曰

為闇者社者土地之主尊也為日光盡天闇冥恐人犯歷之故營之然北說非也記或傳者示不欲

絕異端爾○疏曰云知其非者正以日食陰氣侵陽社官五土之神理宜抑之而成營衛矣抑陰

之義故也穀梁子曰言日言朔食正朔也鼓用牲鼓禮

也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麾族幘也五兵

矛戟鉞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

言充其陽也凡有聲皆陽事以厭陰氣柝兩木相擊充實也○疏曰五麾者糜信云各

以方色之族壹之五處也五兵者徐貌云方在東

戟在南鉞在西楯在北宮矢杜中央五鼓者糜信

徐貌故云東方青鼓南方赤鼓西方白鼓北方黑

鼓中央黃鼓案五具有五種是審五鼓是一鼓有

五色為當五種之鼓也何者問禮有六鼓雷鼓靈

鼓路鼓露鼓磬鼓晉鼓之寺若以為五種之鼓則

不知六鼓之內竟去何鼓若以為一種文公十五

之鼓則不知六鼓之內竟取為何鼓

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左氏曰非

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去聲諸侯用幣于社社

於諸侯故請救而不敢貴之伐鼓於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天子

不要諸侯用幣所以事神尊用異制所以訓民示有等威儀之道也等威儀

昭公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氏曰祝

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

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君心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正音政。○乙正陽之月也。於周為六月。於夏為四月。慝陰氣也。四月純陽用事。陰氣未動。而侵陽災重。故有伐鼓用幣之禮也。平子以為六月非正。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安君之災。故曰有異志。○疏曰。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五象故日食。所以助君抑齊臣也。平子不肯救日食。及是不君事其君也。齊有慧星。出齊之分野。不書魯。不見疏。曰出齊之分野。出於玄枵之次也。慧即孛也。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彼皆書此。不書者。時魯不見。或陰不見。齊侯使穰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且天之有慧也。以

陰穰也。君無穢德。又何穰焉。若德之穢。穰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慧。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昭公二十六年。哀公六年。有雲如衆。赤鳥以日以飛。昭公二十六年。哀公六年。有雲如衆。赤鳥以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日為人守之。故以為當王身。雲在楚。上唯楚見之。故禍不及他國。若崇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矢。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天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崇。春秋

左氏傳 昭公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左氏曰有星

孛於大辰西及漢夏之八月辰星見在天漢西今

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

瓘竿玉瓚鄭必不火瓘珪也竿玉爵也子產弗與

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火心星丙子風梓慎曰是

謂融風火之始也東北曰融風融風木也木火母

風易緯作調風俱是東北風一風有二名東北木

之始故融風為木也木是火之母火得風而盛故

融為火七日其火作乎從丙子至壬午七日壬午

戊寅風甚壬午火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

氏之庫以望之大庭氏古國谷在魯城內魯於其

以嘗前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裨竈曰不

用吾言鄭又將火前年裨竈欲用瓘竿將火鄭入

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

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

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也

豈不或信多言者或遂不與亦不復火傳言天道

竈猶不足昭公十八年夏五月宋衛陳鄭災左

氏曰鄭子產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於大宮

鄭大夫屏攝祭祀之位大宮鄭祖廟巡行宗廟不

得使火及之行去聲疏曰楚語說事神之禮

云使名姓之後能知犧牲之物彝器之量屏攝之

位壇場之所而心卒舊典者為之宗知屏攝是祭

祀之位也鄭眾云攝攝束使公孫登徙大龜登聞

茅以為屏蔽其事或當然夫使祝史徙主祔於周廟告於先君疏見宗廟篇

中主明日使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謂郊人鄉之

人也祝史掌祭祀之官也使此鄉又助祝史除地

在城之北作壇場為祭處也就國北者南為陽北

為陰就大禳火于玄冥回祿玄冥水神回祿火神

陰禳火也神玄冥知玄冥水神也周譜云夏之士也回祿信

於黔隧先儒注左傳及國語者皆云回祿火神或

當有所見也祭水神欲令水師火祭火

神欲令火自止禳其餘災慮更火也三日哭七

月鄭子產為火故大為社被禳於四方振除火災

禮也振棄也宋災二師令四鄉正敬享二師左右師

夫享祀也○疏曰宋國之法二師分掌其方左右

各掌其二鄉并言其事故云二師命四鄉正也費

誓云魯人三郊三遂則魯立三鄉此云命四鄉正

則宋立四鄉也周禮鄉為一軍大國三軍宋是大

國不過三軍而有四鄉者當時所立非正法也於

時宋置六鄉况四鄉乎敬享不知所享何神周禮

大祝國有災乃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於西

門之外祀大祝宗宗人墉城也用馬祭于四城以

祀之允天災有幣無牲用馬祀盤庚皆非禮疏曰

周禮大祝掌云祀之辭以事鬼神祈福祥小宗伯

掌建國之神位特牲以牢士大夫之祭祀也皆宗

掌之故所有祭祀皆祝宗同行此事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

於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問宋何故自對曰古之火

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為鶉火

心為大火謂火正之官配食於火星建辰之月鶉

火星昏正南方則令民故火建戌之月

文獻通考

卷八十八

大火星伏在日下夜不得九則令民內火禁放火
○疏曰周禮司燔掌行火之政令季春出火民威
從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鄭司農云以三月昏心
星見於辰上使民出火九月黃昏星心伏在戌上
使民內火建辰之月即月令季春之月日在胃昏
七星中南方七星有井鬼柳星張翼軫七者歟為
朱鳥之宿星即七星也味謂柳也春秋緯文耀鉤
云味謂鳥柳星星為頸宋均注云陽猶首也柳謂
之味味鳥首也一星為朱鳥頸也味與頸共在於
午者鳥之止宿口屈在頸七星與味休相接連故
也鶉火星昏而在南方於此之時令民放火味星
為火之候故於十二次味為鶉火也建戌之月即
月令季秋之月日在房東方七宿角亢氏房心尾
箕七者共為蒼龍之宿釋天云火辰房心尾也大
火謂之大辰孫炎曰龍星明者以為時候大火心
也在中最明故時候主馬以是故此傳心為大火
九月日體在房房心相近與日俱出俱沒伏在日
下不得出見故令民內火禁放火也火官合配其
人蓋多不知誰食於心誰食於味也此傳鶉火大
火共為出內火之候周禮之注不言味者以味非

內火之候故唯指大火以解陶唐氏之火正闕伯

居商丘闕伯高辛氏之子傳曰遷闕伯于商丘主

○疏曰爾雅以大火為大辰是辰為大火也昭十

七年傳曰宋火辰之虛是大火為宋星也闕伯居

商丘祀大火今大火為宋星則知宋亦居商丘以

此則之故云然則商丘在宋地也釋例云宋商商

丘三名一地祀大火而火紀時焉謂出內相土因之故

商主大火相土契孫商之祖也始代商人閱其禍

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閱猶數

數所更歷恒多大災宋是殷商之後故知天道梁

之災必火○數所主反○襄公九年左氏傳

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傳曰總反伯宗辟重曰辟

傳重乃重載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捷邪問

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

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

川。主謂所主祭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為于偽反。去盛饌。降

服。損盛服。半反。乘綬。武旦反。又莫。徹樂。息入音。出次。舍於郊。

祝幣。陳主帛。史辭。自罪責。禮焉。禮山川。其如此而已。雖伯

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見之於晉君。不可。不肯見。遂以告

而從之。成公五年左氏傳。國語晉語同。○莊公三十二年。秋七

月。有神降于莘。有神聲以接人莘號地。惠王問諸內史過曰。

是何故也。過古禾反。內史過周大夫。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

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

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亦有神異。王曰。若之

何。對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享祭也。若以甲

乙日至先脾五用。若王從之。內史過往。聞號請命。

服上書以此類祭之。及曰。號必亡矣。厓而聽於神。神居

莘。六月。號公使祝應宗區史噐享焉。神賜之。土田

祝大祝。宗宗人。史噐皆名。史噐曰。號其亡乎。吾聞之。國將

興。聽於民。政順民心。將亡。聽於神。求福於神。神聰。明正直而

壹者也。依人而行。唯德是與。號多涼德。其何上之能得。

涼薄也。為傳二。楚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

立焉。乃大有事於羣望。羣望星。辰山川。而祈曰。請神擇於

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

大室之庭大室音巴姬共王妾大室

尚書大傳曰維王后元祀王謂禹也后君也祀年也禹始居攝為君之年

也帝令大禹步于上帝帝舜也步推也帝令禹推

維時洪祀六沴用咎於下用此時始大祝六沴之用咎于下者禹乃

共辟厥德受命休令爰用五事建立正極一曰貌

貌之不恭是為不肅肅敬也君貌不恭則厥咎狂

君臣不敬則厥罰恒雨見曰木木主春春氣生生

厥極惡生氣失故於時則有服妖服貌時則有龜

孽龜蟲之生於水而時則有雞禍雞畜之有冠時

則有下體生於上之疴疴病也貌時則有青青

祥維金沴木次二事曰言言之不從是謂不義君

不從則是不能治其事者也厥咎僭君臣不治厥罰恒陽言曰

主秋秋氣殺殺則殺氣失者時則有詩妖

詩之氣失故恒陽也時則有介蟲之孽蝮蝨蠅蟬之類蟲生於時

則有犬禍犬畜之以口吠時則有口舌之疴言氣

也時則有白青白祥維木沴金次三事曰視視之

不明是謂不愆愆為瞭也君視不明厥咎茶君視

則茶是謂不能瞭其事也厥罰恒燠視曰火火主夏夏氣厥極疾長氣

緩也長氣失則恒燠也厥極疾失故

於人時則有草妖物可見者莫時則有保蟲之孽衆於草也

時則有羊禍羊畜之遠視者視屬火時則有目病時則有赤

青赤祥維水沴火次四事曰聽聽之不聰是謂不

謀君聽不聽則是不能謀其事也厥咎急厥罰恒寒聽曰水水主冬冬氣藏藏

恒寒也氣失故厥極貧藏氣失故時則有鼓妖鼓聽應也時則

有豕禍豕畜之居於人為貧時則有耳病聽氣失時則

有黑青黑祥維火沴水次五事曰思心思心之不

容是謂不聖容當為睿睿通也心明曰聖孔子說

聖聖者包見言視聽而載之以思心者通以

待之君思心不通則是不能心明其事也厥咎

隼隼胃也君臣心不明則相象胃矣厥罰恒風思心曰土土王四

藏之氣風一出內雨寒燠之徵皆所以厥極風短

折瑞氣失則於人為凶短折未時則有脂夜之妖

夜讀齒曰凶未冠曰短未婚曰折時則有牛

禍牛畜之任重也時則有心腹之病思心氣時則有黃青

黃祥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志論皆言君不寬容

四行來沴土地乃動臣下之相師為畔逆之象君

不通於事所致也以為不寬容亦皆為陰勝陽臣

強之異王之不極是為不建王君也言下者五事象

法天元氣純則不可厥咎隼子駿傳曰隼眊亂也

也以一體而言之也厥罰恒陰王極象天天養萬物厥極弱天為剛

失故於人時則有射妖射人將發矢必先於此儀之

人為弱發矢則必中於彼矣君將出

政亦先於朝廷度之出則歷於民心射其象者也時則有蛇龍之孽龍蟲生於淵行於無形過於天者也屬天

龜蛇之類或曰龍無角曰蛇時則有馬禍天行健馬

畜之疾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病時則有日月亂行行者也

星辰逆行亂謂薄食闕並是逆為盈維五位復建縮反明經天守舍之類

辟厥沴君失五事則五行相沴違其位復立之者必齊肅祭祀以撫

其神則凶咎除矣日二月三月惟貌是司四月五月惟視是司

六月七月惟言是司八月九月惟聽是司十月十一月維思心是司

十二月與正月維王極是司司主也

凡六沴之作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王受之歲之中月之中日之中則正卿受

之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則庶民受之自正月盡四月為歲

之朝自五月盡八月為歲之中自九月盡十一月為歲之中上旬為月之朝中旬為月之中下旬為月之夕平日至食為日之朝

禺中至日跌為日之中下跌至黃昏為日之夕受之受其凶咎也其二辰以次相將其次受二辰為日月也假令歲之朝也日月中則上公受

之日月夕則下公受之日月朝大夫受之歲之夕也日月朝則上士受之日月中則下士受之其餘差以尊卑

多則則悉矣禦藐於喬忿止貌之失者在於去驕忿類無期之類也以其月從其禮祭之三乃從從也三祭之其神

乃順不怒也禦言於訖衆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訖止也言之失者在於去止衆止衆者是障民口

禦視於忽似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之類也

上見之失者在於去忽似者是不明之刑也謂
若亂於是非象共滔天及不辨鹿馬之類也 禦

聽於休攸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止聽之失者在於去

休攸休攸者是不聰之刑也謂若老夫灌灌小子躑躅誨爾純純聽我眊眊之類 禦思心

於有尤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尤過也止思心之失者在

於去欲有所遇欲者是不睿之刑也是若昭公不知禮而習小儀不脩政而欲誅季氏之類也 禦

王極於宗始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宗尊也止王極

之失者在於尊用始祖之法度不言惡者人性備五德得失在斯王不及則五事皆失非一惡也

大者易姓小者滅身其能宗始則錄延其受命之君承天製作猶天之教命也故掌祖廣之藏者謂

府之天 六沴之禮散齋七日致齊新器潔祀用赤黍

三日之朝於中庭祀四方從東方始卒於北方其

祀禮曰格祀篇名也今亡

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故謂凶裁旅陳也陳其祭事以

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也上帝五帝也玄謂四望五岳四鎮四瀆○春官 ○典瑞四圭有

邸以祀天注疏見祀天禮 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注疏見祀地禮

旅四望大旅共玉器而奉之玉器謂四圭裸圭之屬○同上 ○掌次

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注疏見旅上帝 職金旅

于上帝則共其金版金餅謂之版此版所施未聞○秋官 司尊彝大喪

存。奠彝大旅亦如之旅者國有大故之祭也亦存其奠彝則陳之不即徹○疏曰云

不即徹則與上注奠者朝夕乃徹義異但上經據人鬼日出逮日故其去來於陰陽此天神無此義但不

即徹不必要至夕也○春官上 ○眡瞭掌凡樂事播鼗鼓擊頌磬笙

文獻通考卷八十八 十四

磬

頌音容。視瞭播鼗大擊磬磬在東方曰笙笙主

也在西方曰容頌或作庸庸切也。大射禮曰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而其南笙鍾其南罍皆南陳

又曰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鍾其南罍皆南陳

掌大師之縣大師當縣則爲之。疏曰大師掌六律

凡樂事相瞽

相謂扶工

大喪廡樂器大旅亦如之

廡許金反。疏

曰大旅非常祭亦臨時乃造故云亦如之同上

○笙師掌教鼗竽笙塤箛簫

箛遂管春牘應雅以教祓樂

歛昌葉反竽音于塤虛袁反牘音獨或大錄反

○立疏見祭物篇樂條

大旅則陳之

陳於饌處而已不臨其縣其臨縣者大司樂云大

喪臨廡樂器注云臨笙師罍師之屬是也。同上

大卜凡旅陳龜

陳龜於饌處也。士喪禮曰卜人先奠

以下旅祭非常輕於大遷大師。疏曰饌處謂在西塾南首故引士喪禮爲正也。同上。龜人若有祭

事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注曰奉猶送也送之所當卜疏曰旅謂祈禱天地及山川之類

陳氏禮書曰旅非常祭也國有大故然後旅其羣

神而祭之則荆岐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刊旅者以

水災耳推此則凡所遭之大故皆凶災之類也考

之於禮天子所次之位則張氈案設皇邸所奠之

圭則四圭有邸所用之板則金版至於司尊彝之

存奠彝笙師之陳樂器眡瞭之廡樂器皆如大喪

之禮言奠則非純乎祭也言存則非卽徹之也陳

樂而不懸廡樂而不鼓非以其凶災耶周官或言

大旅或言旅蓋故有大小而旅亦隨異也然大旅

之禮不若祀天之爲至也。故曰大旅具矣，不足以享。帝若夫旅四望山川，則所次不以壇案皇邸所用，不以金版而所用之圭，則兩圭有邸而已。

大祝掌六祈，以同鬼神四曰禋。

祭崇敬反。○祭日月星辰之祭也。如日食祭時也。下云幽祭祭星，明祭祭牲，皆用少牢。○黨

正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拜法，以糾戒之。

春秋祭禋亦如之。

祭謂雩，雩水旱之神。蓋亦爲壇位。如祭社稷云。○疏曰：禮記祭法云

雩祭水旱，案昭公元年左氏傳：子產云：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禘之。皆是祭祭水旱神也。大司徒及封人等皆云：社稷有壇，又祭法：王官祭日及雩祭。水旱等皆是壇名。故知亦如社稷有壇位。無正文故言云以疑之。○地官

○族師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

月吉每月朔日

也。○疏曰：云月吉，每月朔日也。者以其彌親民教亦彌數，故十二月朔日皆讀之。

春秋祭酺

亦如之。

酺音步，或音蒲。○酺者爲人物裁害之神也。故書酺，或爲步。杜子春云：當爲酺。玄謂校人

職又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世所云。蜾螟之酺，與人鬼之酺，與蓋亦爲壇位。如雩祭云：族長無飲酒之禮。因祭酺而興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焉。○蜾悅全反。步與音餘。○疏曰：鄭知酺者爲人物裁害之神者，凡國之所祭者，皆恐與人爲物爲裁害。謂若州長黨正所祭，祀祭亦爲水旱與人物爲裁害。明此亦是恐與人物爲裁害之神也。但此經云：酺不知何神，故舉漢法以况之。但漢時有蜾螟之酺，神又有人鬼之步，神未審此經酺定當何酺。故兩言之，以無正意。故皆云：與以疑之也。案上州長春秋習射，有飲酒禮。黨正十月農功畢，亦有飲酒禮。皆得官物爲之禮。故云：族無飲酒禮也。鄭必知因祭酺有民飲酒之禮者，案禮記禮器云：周旅酺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酺與？鄭注彼云：合錢飲酒爲酺。郎引王居明堂禮，乃命國酺。鄭據禮器明堂皆有酺法。酺卿合錢飲酒，以不得官酒，故須合錢耳。○同上。○間胥各掌其閭之徵，令凡春秋之祭

祀聚衆庶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注曰鄭司
農云二十五家爲閭祭祀謂州社黨禋侯黜也及此
皆會聚衆民因以讀法以救戒之疏曰旅師以上官
尊讀法雖稀稠不同皆有時節但閭胥官界而於民
爲近讀法無有時節但是聚衆庶比之時節讀法故
云既比則讀法云書其敬敏任恤者以上書其德行
道藝今此閭胥親民更近故除任恤六行之外兼記
敬敏者也○鄙師各掌其鄙之祭祀注曰祭祀祭
也疏曰五百家爲鄙知鄙治其祭祀之事疏曰一鄙
五鄭故云各掌其鄭之政令云治其祭祀者謂若族
祭醜之類○鄭作管反○春官肆師若國有大故則
令國人祭歲時之祭祀亦如之注曰大故謂水旱凶
荒所令祭者社及禘醜疏曰云命國人祭案地官州
祭社黨祭禘族祭醜於六逐之中亦縣祭社鄙祭禘
鄭祭醜昔是國人所祭之事也凡言歲時者謂歲之
四時月令唯見一時故事云此其一端也○春官

傳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禱之日月
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不時於是乎禱之注疏見
久而禱

也除

右祈禳

女祝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祠之事內祭祀六宮
之中竈門戶

禱疾病未瘳也祠報福○疏曰婦人無外事無行與
中雷之等其竈與門戶人所出入動作所由后亦當
祀之故言竈與門戶也案月令春祀戶夏祀竈秋祀
門后祀之時亦當依此也后無外事禱而又是非常
之祭故知唯有求瘳報福之事也

掌以時招梗禴禳之事以除疾殃
疏曰云以時者謂隨其事時不必要在四時也云招
者招取善祥梗者禦提惡之未至會者除去見在之
災禳者推卻見在之變異此四者皆與人爲疾殃故
云以除疾殃也云四禮唯禳其遺象今存者此四禮
至漢時招梗及禴不行唯禳一禮漢猶存其遺象故云遺象今存也○天官
以除疾病注謂弭讀爲救字之誤也救安也又禍
攸招救皆有祀衍之禮○疏曰知招救皆

文獻通考

卷八十八

十一

有祀術之禮者此招救為招福安禍與祈禳在六祝
自祭之法故知此二者亦有望祀望術之禮可知
○肝音延 ○春官 疾病乃行禱乎五祀。盡孝子之情五祀博言
儀禮 記

傳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為請合之書藏之於匱

金縢。遂以所為篇名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代紂明年武王

有疾不悅豫。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

我先王。召公太公言王疾當敬卜吉凶○疏曰公

乃自以為功。周公乃自以為三壇同墀。因大王王

公立焉。疏曰神位在壇故周公立壇上對三王也 植璧秉珪乃告大王

命於天故為三壇壇築上墀。為壇於南方北面周

王季文王。璧以禮神植置於三王之坐周 史乃冊

祝曰惟爾元孫某。邁癘瘥疾。疏曰史乃以策執以

某即發也遇得危。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

以且代某之身。太子之責謂疾不可救於天則當

愛子孫曰于元孫過疾若汝不救是將有不愛子

子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我周公仁能順

能事鬼神言可。乃元孫不若且多材多藝不能事

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汝元孫受命於天庭

佑助四方言。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

不祗畏。言武王用受命帝庭之故能定先人 嗚呼。

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

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侯爾命。許謂疾瘳

待命當以事神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不許謂不愈也。屏藏也。言不得

事乃卜三龜一習吉。習因也。以三王之龜卜一相因而吉。啓籥見書

乃并是吉。三兆既同言開籥見公曰。體王其罔書。占兆書乃亦并是吉。

公視兆曰如此兆。体其無害言必愈。予小子新命於三王，惟永終

是圖。公歸，乃納冊於金滕之匱中。王翼日乃瘳。從

歸翼明瘳差也。朱子曰：若爾三王是有不必之責于天，以且代其之身。此一段先儒都解錯了。兆

有晁以道說得好。他解丕子之責如史傳中責其帝責其來服事左右。故周公乞代其死云。以且代

其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

不若且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用能定爾子孫于

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言三皆有侍子之責于

天則不如以我代之。我多材多藝能事上帝。武王

不若我多材多藝不能事上帝，你不如此且留他在

世上定你之。子孫與四方之民文意如此。伊川却

疑周公不應自說多材多藝不是如此。蓋他只是

要代武王之死而已。○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

曰：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朱子曰：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誅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詞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

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己者。初不

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述而：鄭子產

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私語曰：寡君寢

疾，將死，不可諫也。宣子曰：寡君寢疾，將死，不可諫也。宣子曰：寡君寢疾，將死，不可諫也。

疾並走羣望。晉所望祀山川皆走往祈禱。有加而無瘳。今夢黃

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

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殛誅也。羽山在東海。祝其縣西。

南熊獸名。亦作能。如字。一音奴。來者三足。鼈也。鯀者云獸。非入木之物。故是鼈也。一曰既為神。何妨是獸。案說文及山林皆云熊能屬足似鹿。然則既熊屬。又為鼈類。今本作能者。勝也。東海人祭禹廟不用熊。白及鼈為膳。

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斯豈鯀化為二物乎。

實為夏效。三代祀之。夏戶雅反。○鯀禹父。夏家郊祭之。歷殷周二代。又通在羣

神之數。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言周衰。晉并見祀。

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問差也。○昭公七年。左氏傳。○

佐天子祀羣神。國語。晉語及說苑。並同。惟國語云祀夏郊。董仲舒為尸為異。楚昭王有疾。卜曰。

河為崇。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

不越望。諸侯望祀境內山川星辰。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睢七餘反。○睢

水在楚界。○疏曰。江經南郡江夏。弋陽安豐。漢經襄陽。至江夏安陸縣。入江。睢經襄陽。至南郡枝江。縣入江。漳經襄陽。至南郡當陽。入江。是四水皆在楚界也。

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召

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哀公六年。左氏傳。○晉侯

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

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崇。史莫之知。敢

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

季曰實沈。駘他才反。閼於葛反。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于

戈以相征討后帝不滅。后帝堯也。滅善也。遷闕伯于商丘

主辰。商丘宋地。主祀辰星辰大火也。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商人湯先

相上封商丘因闕伯故國犯辰星。相息亮反。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夏戶雅反

參所林反。大夏今晉陽縣。唐人是因以服夏商。疏曰謂之唐人當為陶唐

之後二十九年傳云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知此唐人是彼劉累之等類也。其季世曰

唐叔虞。唐人之季世其君曰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震本作娠

之慎及又音申。邑姜武王后齊太公之女懷胎為震大叔成王之弟叔虞。夢帝謂已

餘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上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

封大叔焉。故參為晉星。疏曰叔虞為晉之祖故言晉侯也。由是觀

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

師生允格臺駘。金天氏帝少皞裔遠也。玄冥水官昧為水官之長。疏曰昧為玄冥

師師訓長也。故云昧為昧為水官之長。二十九年傳云少皞氏有四叔脩及熙為玄冥為金天裔子當是脩熙之後釋倒曰脩及熙皆為玄冥未知昧為誰之子或是其子孫也。臺駘能業

其官。纂昧之業。宣汾洧。汾扶公反。洧他刀反。障大澤宣猶通也。汾洧二水名。障大澤

陂澤。以處大原。大原晉陽也。臺駘之所居。帝用嘉之封諸汾川

帝顓頊。沈。蓐黃實守其祀。沈音審。四國臺駘之後。今晉主汾

而滅之矣。滅四國。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

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

禱之。有水旱之災則禱祭山川之神若臺駘者周禮四曰禱祭為營擯用幣以祈福祥。疏曰

日月山川之神其祭非有常處故臨時營其地立
攢表用幣告之以其福祥也攢聚也聚草為祭處
耳○攢作管反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

乎崇之星辰之神若實沈者若君身則亦出入神食哀樂之

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言實沈臺昭元年左

傳○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疏曰若非天

人不當請荀瑩不須辭以宋人請而荀瑩辭明其

非樂也宋是殷後得用殷樂知桑林是殷天子之

樂名也經典言殷樂為大護而此復云桑林者蓋

殷家本有二樂如周之大舞衆舞也名為大護則

傳記有說湯以寬政治民除其邪言能復護下

民使得其所故名其樂為大護其曰桑林先儒無

說唯書傳言湯伐桀祭之後大旱七年史卜曰當與

人為禱湯乃剪髮由瓜自以為牲而禱於桑林之

社而雨大至方數千里或可禱桑

林以得雨遂以桑林名其樂也荀瑩辭辭讓荀

偃士句曰諸侯末魯於是觀禮宋王者後魯以周

樂故可觀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禘三年大祭財作四代

侯樂○疏曰劉法曰禘是大禮賓得與同者享賓

用樂禮傳無文但賓禮既輕必異於禘魯以享賓

當時之失用之已久遂以為常荀偃上句引過繆

之事以詔晉侯使聽宋耳魯以禘樂享賓猶以卜

其牢為士鞅吳以引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言

天子之樂也舞師題以旌夏疏曰舞師樂人之師主陳

舞師建旌夏以引舞人而入以題識其舞人之首

故晉侯卒見懼而退入于房也謂之旌夏蓋形制

大而別晉侯懼而退入于房旌夏非常卒見之去

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句欲奔

請禱焉奔走還荀瑩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

猶有鬼神于彼加之。

言自當加罪於宋

晉侯有聞

問疾差也○差

初賣反○襄公十年左氏傳

齊侯疥遂疢

疥音戒梁元帝音說又作疥音皆疢

失廉反○疏曰後魏之世嘗使李繪聘梁梁人素

與繪言及春秋說此事云疥當疥疢是小瘡疢

是大瘡疢患積久以小致大非疥也○疢之此言梁

主之說也今人瘡有一日一發亦有頻日發者俗

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

期音基瘳敕留反○多在齊○

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

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

知其謂我不敬君蓋誅於祝因史囂以辭賓

以辭謝來問疾之賓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

范會之德於趙武趙武曰夫子之家治言於晉國

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其家專無猜其

祝史不祈居居勿反○家無猜疑之建以語康王

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天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

主也語去聲○五君文襄靈成景○疏曰文公為

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

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

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君有功德祝

史陳說之無所愧是以鬼神用享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

社老壽者。為信君使也。社著耻為子偽反其言忠信於鬼

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病。作辟違從

欲厭私。辟匹亦反從子用反厭於豔反高臺深池。撞鍾舞女。斬刈

民力。輸掠其聚。刈魚廢反掠音亮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

虐淫從事。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

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以實白神

是為言君之罪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數所主反○疏曰掩蓋衍失妄數美

善是之謂矯詐誣罔者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作虛辭以是求媚於神

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

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

之何對曰。不可為也。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

建。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

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

亦有損。聊攝以東。聊攝齊西界也平原姑尤以西。

始尤齊東界也姑水尤水皆在城陽郡東南入海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

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誼。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而

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除逋責

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沛音具○言疾愈行獵沛澤名○昭公二十一年左氏傳

右禱疾

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

百隸而時難以崇室毆疫

難乃多反毆起俱反○永昌也昌熊皮者以驚毆疫

藏之鬼如今魁頭也時難四時作方相氏以難毆疫

惡也月令季冬命國難索廋也○魁音欺○疏曰云

時難四時者案月令唯有三時難鄭云四時者雖三

時亦得云四時揔言之也○夏官○春官古夢季冬

令始難毆疫注曰令令方相氏也難謂執兵以有難卻也

季春命國難九門磔攘

以畢春風

磔作伯反○此難難陰氣也此月之中日

隨而出行命方相氏帥百隸素室毆疫以逐之又磔

牲以攘於四方之神所以畢止其災也王居明堂禮

日季春出疫于仲秋天子乃難以達秋氣

此難難陽氣也陽暑

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陽氣左行此月

宿直昴畢昴畢亦得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亦

隨而出行於是亦命方相氏帥百隸而難之王居

明堂禮白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疫

冬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

此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歷虛危有墳墓四可之

氣為厲鬼將隨強陰出害人也旁磔於四方之門磔

擗也出猶作也作土牛者丑為牛牛可牽止也送猶

畢也○疏曰出一牛以送寒氣者出猶作也此時強

陰既盛年歲已終陰邪不出凶邪恐來歲更為人害

其時月建丑又土能剋木持木之陰氣故持作土牛

以畢送寒氣也熊氏引石日星經云司命二星在虛

北司錄二星在司命北司危二星在司錄北司中二

星在司危北史遷云四司鬼官之長又云墳墓四

星在危東南是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也○月令

楊

傳鄉人儼朝服而立於阼階

朱子曰儼所以逐疫

階東階也儼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

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

神欲其依已而安也此一節記夫子居鄉之事○

鄉黨○郊特牲鄉人揚孔子朝服立于阼階存室

神也疏曰庚云楊是強鬼

之名謂鄉人驅逐強鬼也

右難

漢制厲殃祀天地日月星辰四時陰陽之神以曠配之其壇常祀以禳災兼用三代葦艾桃梗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爲門戶飾以儼止惡。

通典夏氏后金行初作葦艾言氣所交也。

風俗通曰傳曰

葦葦有叢呂氏春秋曰始得伊尹板之於廟薰以葦葦故用葦者欲人之子孫蕃殖不失其類有如葦葦艾者交易陰陽代興之義也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閉塞使

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桃爲梗。

梗更也言氣相更也

高帝八月祓於霸上。

文帝十三年詔曰祕祝之官移過於下朕甚弗取其除之。

十四年詔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釐福也賈誼傳受釐坐宣室是也音僖皆歸福於朕躬不爲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饗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後漢仲夏之月萬物方盛日夏至陰氣萌作恐物不楸其禮以朱索連葦菜彌牟朴蠱鍾以桃印長六寸。

方三寸五色書文。如法以施之門戶。

三月上巳。官民皆絜於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

垢。疾為大絜。

絜者言陽氣布暢萬物訖出始絜之矣。禊者絜也。言自絜濯也。

先臘一日大儺。

譙周論語注曰儺却之也。

謂之逐疫。

漢舊儀曰顯

生而亡去為疫鬼。一居江水是為虎。一居若水是為罔兩。一居人宮室區隅。一居度善驚人。小兒月令

章句曰日行北方之宿。北方太陰恐為所抑。故命有司大儺。所以扶陽抑陰也。盧植禮記注云所以逐哀

而迎。其儀選中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

二十人為儺子。皆赤幘皂製執大鼓。

漢舊制曰方相帥百隸及童女

以桃弧棘矢土鼓鼓且射之以赤丸。五穀播灑之譙周論語注曰以葦矢射之。薛綜曰儺之言善善童幼

也。子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十

二獸有衣毛。角中黃門行之。穴從僕射將之以逐惡

鬼于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謁者。虎

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陞衛乘輿御前。黃門令奏

曰。儺子備請逐疫於是中。黃門倡儺子和曰。甲作食

粥。腓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

食。夢強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

窮奇騰根。共食蠱几。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軀拉女

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後者為糧。

東京賦曰稍臙

魅。斷猶狂。斬委蛇。腦方良。因耕父於清冷。溺女魃於神潢。殘夔魑與罔象。蹇壑仲而穢游光。注曰魑。昧山

澤之神。猶狂惡鬼。委蛇大如車轂。方良草澤神。耕父女魃皆旱鬼。惡水故囚溺於水中。使不能為害。夔魑

罔象木石之怪。壁仲游光兄弟八人。恒在人間作怪害也。孔子曰。木石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臣昭曰。木石山怪也。夔一足。越人謂山獺罔兩山精好學人聲而迷惑人。龍神物非所常見。故曰怪罔象食人。一名沐臘。押蒼曰。獺狂無頭鬼。

因作方相。與十二獸。儻呼。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

火送疫出端門。東京賦曰。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庄曰。煌火光逐。驚走煌然火光。

如星馳。赤疫。疫鬼惡者也。侏子門外駟騎。傳炬出宮。合三行。從東序上西序不也。

司馬闕門。門外五營騎士。傳火棄維水中。東京賦注曰。衛士千

人在端門外。五營千騎在衛士外。為三部。更送至維水。凡三輩。逐鬼投維水中。仍上天池。絕其橋梁。使不復度。

百官官府各面獸。能為儻人師。訖設桃梗鬱櫛。復度曰。百官官府各面獸。能為儻人師。訖設桃梗鬱櫛。

葦菱畢。執事陞者罷。山海經曰。東海中有度朔山。上有大桃樹。蟠屈二千里。其畢枝

門曰。東北鬼門。萬鬼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鬱櫛。主閱領眾鬼之惡害人者。執以葦索而用。

食虎於是。黃帝法而象之。馭除畢。因立桃梗於門戶。上畫鬱櫛持葦索。以御凶鬼。盡虎於門。當食鬼也。史

記曰。東至於蟠木。風俗通曰。黃帝上古之時。有神荼與鬱櫛兄弟二人。性執鬼。桃梗。梗者更也。歲終更

始受介祉也。蘓秦說孟嘗君曰。士偶人語。桃梗。今子東國之桃木。削子為人。虎者陽物。百獸之長。能擊

鷙。牲食。鶩。魁者。葦戟。桃杖。以賜公卿將軍。特侯諸侯。漢官名。秩曰大

將軍三公。臘賜錢各三十萬。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

斛。特侯十五萬。卿千萬。校尉五萬。尚書丞郎各萬。五

千。千石。六百石。各七千。侍御史。議郎。尚書令。各

共三千。以為當祠門。戶直各隨多少受也。

是月也。立土牛六頭於國都郡縣城外。丑地以送大

寒。月令章句曰。是月之會。建丑。丑為牛。寒將極。是故出其物類。形象以示送達之上。以升陽。

魏祀五郊六宗。及厲殃何晏議月令。季春礫攘大饗。非所以祀皇天也。夫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國有大故。可祈於南郊。至於祈禳。自宜止於山川。百物而已。王肅云。厲殃漢之淫祀耳。日月有常位。五帝有常典。師曠自是樂祖。無事於厲殃。厲殃同人非禮。器雄黃等。非禮飾。漢文除秘祝。所以稱仁明也。陳留范甯曰。舜有拂卵無礫雞。及魏明帝大脩禳祭儀。雞特禳宜之事。礫雞於魏卯本漢制所以輔卯金又宜魏所除也。

晉制每歲朝設葦菱桃梗。礫雞於宮。及百寺之門。以辟惡氣。大始二年。有司奏春分祀厲殃。及禳祠。詔曰。不在祀典。除之。

晉公卿以下。至於庶人。皆禳洛水之側。

東晉元帝。詔罷三日。弄具。海西公於鍾山。立流杯曲水。延百僚。

宋省礫禳之禮。而郡縣往往猶存。

齊以三月三日。曲水會。古禳祭也。今相承為百戲之具。雕弄巧飾。增損無常。

通典說曰。按禳與曲水。其義參差。晉趙王倫篡位。三日。會天泉池。誅張林。懷帝亦會大泉池。賦詩。陸

機云天泉池南石溝引御溝水池西積石為禊堂
跨水流杯飲酒不言曲水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

上巳之日溱洧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

祥蔡邕曰今三月上巳祓於水濱蓋由此也凡言祓者社也以為祈介社也

說三月二日清明之節將脩事於水側禱祀以祈

豐年也後漢杜篤云郭虞三月三日上辰產二女

上巳日產一女二日產三女並不育俗以為大忌

至此月巳日諱止家皆於東流水上為祈禳自潔

濯謂之禊祠引流行觴遂成曲水梁劉昭曰郭虞

之說良為虛誕假有庶人旬內夭其二女何足警

彼風俗乎杜薦賦乃稱王侯公主暨於富商用事

伊洛帷幔玄黃本傳大將軍梁商亦歌泣於洛禊

也馬融梁冀西第云西北戌亥玄石承輪蝦蟇吐

寫庚辛之域即曲水之象劉楨魯都賦曰素秋二

七天漢指隅人胥被禳國子永嬉此用七月十四

日也

魏孝文居文明太后喪服衰服太尉不曰臣與尉无

歷事五帝魏家故事尤諱之後三月必迎神於西禳

忌於北具行吉禮自皇始以來未之或改帝曰若能

以道事神不迎自至苟失仁義雖迎不來此乃平日

所不當行。况居喪乎。

北齊正月晦日。中書舍人奏。祓除年暮上臺。東宮奏。擇吉日詣殿堂。貴臣與帥行事。所須皆移。尚書省脩設。

齊制季冬晦。選樂人子弟十歲。以十一十二爲下。侷子。又作方相氏。與窮奇祖明十二獸。逐惡鬼於禁中。大略如漢制。皇帝常服卽御坐。王公執事官。一品已下。從六品以上。陪列預觀儺者。鼓課入殿。西門徧於禁中。出殿南門。分爲六道。出於郭外。

隋制季春晦。儺磔牲於宮門。及城四門。以禳陰氣。秋分前一日。禳陽氣。季冬。傍磔大儺。亦如之。其牲每門各用羝羊。及雄雞一。選侷子。如後齊。冬八隊。二時儺。則四隊。問事十二人。赤幘。禱衣。執皮鞭。工人二十二。人。其一人方相氏。黃金四目。蒙能皮。玄衣朱裳。其一人爲唱師。着皮衣。執棒鼓角。各十有司。預備雄雞。羝羊。及酒於物。以爲坎。未明。鼓譟。以入。方相氏執戈楊楯。周呼鼓譟而出。合趣顯陽門。分詣諸侯門。將出。諸祝師執事。預齏牲。句磔之於門。酌酒禳祝。舉牲并酒埋之。

唐制季冬大儺。及州縣儺。並見開元禮。

大儺之禮前一日。所司奏聞。選人年十二以上十六以下。爲侏子。著假面衣。赤布袴褶二十四人。爲一隊。六人作一行執事者。十二人。着赤幘。襦衣執鞭。工人二十二人。其一人方相氏。着假面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右執戈。左執楯。其一人爲唱帥。着假面皮衣。執捧鼓角。各十合爲一隊。隊別鼓咬令。一人太卜令。一人各監所部。巫師二人。令以下皆服平巾幘。袴。戈楯唱率四人。侏子都督及上州六十人中。下州四十人。縣皆二十人。方相唱率縣皆二人。昔以雜職差之。其侏子取人年十五以下十三以上充之。又雜職入人四人。執鼓鞭四人。執戈鞭今以永職也。以逐惡鬼于禁中。有司先備每門雄雞及無擬于宮城。

正門皇城門。設祭太祝一人。齋郎三人。右校爲奏埴。

各於皇城門外之右方稱其事先一日之夕。儺者各

赴集所具。莫器服依次陳布以待事。諸州縣儺則一日之夕。所司帥

領宿於府門外。其縣門亦如之。其日未明。諸衛依時刻。勒所部屯門

列仗。近仗入陳於階下。如常儀。鼓吹令帥儺者各集

於宮門外。諸州縣未辨色。所司曰。刺史縣令請引儺者入。內侍請皇帝所御

殿前。奏侏子備請逐疫訖。出命內寺伯。六人分引儺

者。於前長樂永安門。以次入。至左右上閣。鼓譟以進

方相氏執戈揚楯。諸州縣儺將辨色。官者二人出門。各執青麾。引能者人。無官者外人。

引導於是儺擊。赦靴俱。譟呼鼓鞭戈指而入。唱率侏子和曰。甲作食。函佛

胃食歿雄相食。魅騰簡食不祥。覽諸食咎伯奇食夢。

強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目窳奇。

騰根共食蟲。凡使十二神。追惡鬼凶赫汝軀位汝肝。

飢解汝肌肉抽汝肺腸。汝不急去後者為糧。唱亦依

諸州縣周呼訖前後。鼓譟而出。諸隊各趣順天門以

出。分詣城門出郭而止。讎者將出。祝布神廟當中門。

南向出訖。宰手齋郎。鬻牲肉磔之於席之西。籍以席。

北首。齋郎酌酒。太祝受奠之祝。史持版於座右跪讀。

祝文。諸州縣讎官者引之。通索諸室及門巷訖。訖官者

四部各趨四城門出郭而止。初讎者入祝五人各帥

脯埋於西高酒以爵脯以籩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

天子遣太祝。臣姓名。昭告于太陰之神。立冬已謝青

陽馭節。惟神屏除凶厲。俾無後難。謹以清酌。敬薦于

太陰之神。尚享訖。興奠版于席。乃舉牲并酒。瘞於培

訖。退其內寺。伯導引出順天門外止。諸州縣讎其祝

次月朔日子。祝姓名敢昭告于太伏之神。寒往暑往

陰陽之常度。惟神以昇延厲。謹以酒脯之奠。敬祭于

享。宋朝之制。凡水旱災異有所報之禮。祈用酒脯醢報

如常祀。宮觀寺院以香茶

太祖皇帝建隆二年。六月。澶濮曹絳等州蝗。命長吏

文獻通考 卷八十八
以牢禮祭之。

仁宗天禧元年。以蝻蟲再生。分遣官禱。京城宮觀寺廟。仍諸州軍於公宇設祭。

四年四月。以大風起西北。飛沙折木。晝晦數刻。上遣中使詣宮觀。建道場。以禳之。

仁宗嘉祐元年。正月。以帝不豫。設醮于大慶殿。輔臣宿齋于殿。庶命近臣分詣寺觀宿齋一月。及遣諸州軍長吏禱岳瀆諸祠。

八年五月。輔臣分詣景靈宮郊廟北稷。爲皇帝祈福。仍遣朝臣二十一人。遍禱於五岳四瀆名山勝迹。

英宗治平二年。三月。詔以彗星見。開在京。諸寺觀五日。放士庶燒香。於玉津園設醮。延福宮建道場半月。祈禳。

哲宗元祐八年。以太皇太后遺豫。遣官禱在京宮觀寺院祠廟岳瀆所在。勅長吏就祈。又遣近臣設道場于近上宮觀寺院。凡七晝夜。仍龍散日於中。太上宮上清儲祥宮醴泉觀設醮。岳瀆亦就道場七晝夜。

高宗紹興七年。正月一日。詔朕惟兩宮比狩之。久痛切于中。而又道君皇帝。春秋益高。念無以見勤誠之意。可令入內。內省差官一員前去建康府。元符萬

歲宮。脩建祈福道場。三晝夜。務令嚴潔。庶稱朕心。
三十一年。虜亮渝盟。臣寮言。切謂陛下。飾躬修德。可
勝強暴。望差撥使人降祝文。御香告祭。浚江祠廟。威
靈顯著。血食廟庭。載於祝典者。令州府分詣致禱。四
聖五岳之神。於宮觀設位祈禱。冀蒙陰助。以速萬金
從之。

三十二年。閏二月。太常少卿王普言。伏覩車駕巡幸
視師前期。遣官祈告天地宗廟社稷。宮觀諸神。諸陵
橫宮。感格響應。昭彰使逆。亮誅夷虜。騎遁去。兩淮無
警。舊疆復歸。茲者。回鑾臨安。當行報謝之禮。從之。

三十二年。八月。時孝宗已即位禮部太常寺言。看詳酺祭事。
欲依紹興祀令。蟲蝗為災。則祭之。俟得旨。本寺擇日
依儀祭告。其祭告之所。國城西北無壇。壇乞於餘杭
門外西北精進寺設位行禮。所差祭告官。并合排辦
事。並依常時祭告小祀禮例。在外州縣。無蟲蝗為害。
處候得旨。令戶部行下。有蝗蟲處。即依儀式。一面差
令設位祭告。施行從之。

按太常因華禮慶曆四年。六月。臣僚言。天下螟
蝗。頗為民物之害。乞京師內外。並修祭脯。詔送
禮院。詳定禮院稱。周禮族師。春秋祭酺。音步酺。

文獻通考卷八十八終
爲人物災害之神。鄭康成云。校人職有冬祭。馬步則未知此。酺者。蝻螟之酺歟。人鬼之步歟。蓋亦爲壇位。如雩禱云。然則校人職有冬步。是與馬爲害者。此酺蓋人物之害也。漢時有蝻螟之酺神。又有人鬼之步神。康成未審果從何酺。故兩言之。歷代書史。悉無祭酺儀式。欲准祭馬步儀施行。壇在國城西北。祭儀禮科。並屬小祠。乞差官就馬壇設祭。稱爲酺神祝文。係學士院撰定。若外州者。卽略依崇禮。是歲儀注。先擇便方除地。設營纘。謂立表施繩。以代壇。其致齋行禮。

器物等。並如小祠。上香幣。以白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某州縣。是官姓名。敢昭告于酺神。蝗蝻薦生害。於嘉穀。惟神降祐。應時消殄。請以清酌。制幣嘉薦。昭告于神。尚享。

淳熙十四年。十月。以太上皇帝。聖躬違和。應五岳四瀆。名山大川。及祀典者。所在精虔祈禱。又令宰臣。以下。分詣祈禱。天地宗廟。社稷宮觀等。

文獻通考卷八十八終

賈谷山大川及所典者... 寧宗熹安間亦以... 聖祖薰主害... 歲次月晦日某州... 器... 並... 小... 王... 香... 以... 白... 文... 曰... 錄... 某... 手...

文獻通考卷之八十九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郊社考

告祭上

立君 建都 封國 告宗廟附

堯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上曰朔日也。終者堯終帝位之事而舜受之也。文祖堯始祖之廟。未詳所指為何人也。 王衡以齊七政。在察也。言初攝位乃察璣衡以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肆遂也。類禋禮。肆師類造于上帝。注云郊祀者祭昊天。天之常祭非常祀。祭告于天。其禮依郊祀為之。故曰類如秦誓武

秦

主伐商王制言天子將出皆云類于上帝是也上帝天也禮精意以享之謂六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祭法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木旱也山川名山大川五岳四瀆之屬望而祭之故曰望徧周徧也羣神謂丘陵墳街古昔聖賢之類言受終觀象之後即祭上下神祇以攝位告也

舜曰來禹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

終陟元后朱子曰曆數者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之先後也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

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

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正月朔旦

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再辭曰固毋禁止之辭正月次年正月也

神宗說者以為舜祖顓頊而宗堯因以神宗為堯廟未知是否如帝之初即上篇所記齊七政修羣祀朝諸侯等事也

湯既黜夏命告于上天神后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

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

臣不敢蔽簡在帝心言集居帝臣之位罪過不可隱蔽以其簡在天心之故朕

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武王克殷厥四月哉生明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也王來自商至

于豐豐文王舊都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

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服與復同既生魄後也庶

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

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燔柴祭

山川告武成王在豐欲宅洛邑武王克商遷九鼎于

功之成也王居惟二月既望朱子曰林曰漢志曰周公捐越六

日乙未王朝步自周至于豐於已望後六日成王從

告文惟太保先周公相宅太保三公官越若來三月

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

卜則經營肅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林曰漢志曰是

劉謙議曰越與粵同粵若發語聲也夾三月猶言明

月也戊申三月五日也葉曰周官大卜國大遷大師

則貞龜注曰經營規度其城郭郊廟朝市之住越三

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

成洛汭洛水之北○疏曰庚戌三月七日甲寅三月

十一日也庶殷言本是殷民也葉曰攻位者闢荆

棘平高下以定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

于新邑營傳曰翼明也疏曰乙卯十二日也蘇越三

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告立郊社位於天以后稷配

也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豕一告立社

用大牢也社稷共牢疏曰戊午十五日也禮成廟則

粵之此其粵之禮歟廟有土木之工故郊社先成而

告卜事○召誥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成

秩無文朱子曰始舉殷家之禮疏曰雖有損益以其

如五年再殷祭之殷周公既制禮作樂而成王於新

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此本其揖政時言也齊百工謂百官總已以聽也周謂宗

周也言我所總百官今使之從王于周而我則未敢歸周恐新邑之有事也今王即命曰

記功宗以功作元祀今王乃命曰我記人之功而尊之神明矣王氏日記功蓋若紀于太常藏在盟府之類也○見洛誥篇

小宗伯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號神號幣號鄭司農云大貞謂卜立

君卜大卦疏曰此國大貞則大卜所云凡國大貞卜大遷之等視高作龜者是也又曰此言卜事而云神

號者案大祝有神號幣號又案天府職云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燬惡鄭云問事之正曰貞謂問於龜大

卜職大貞之屬陳玉陳禮神之玉龜有天地四方則玉有六器者與此既言玉帛明亦有六幣以禮神也

○春官○大卜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眠高作龜

戊辰王在新邑洛邑也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

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明月夏之仲冬始於新邑烝祭

故曰烝祭歲古者褒德賞功必於祭日示不敢專也特加文武各一牛告曰尊周公立其後為魯侯王

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裸王賓異周公殺牲精意以享文武皆至其廟親告也

太室清廟裸鬯告神太室馬氏曰廟中之爽室也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王冊書使史逸誥伯禽封

命之書皆同在蒸祭日○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

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

錫爾祉朱子曰賦也旬徧宣布也召公召康公奭也肇開戎女公功也言王命召虎來此江漢之

許徧治其事以布王命而曰昔文武受命惟召公為禎餘今女無曰以予小子之故也但自為嗣女召公

之事耳能開敏女功則我當錫女以祉福如下章所云也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

于文人錫山土田賦也釐賜自尊也文人先祖之有文德者謂文王也敘王賜召公策

命之詞言錫爾圭瓚秬鬯者使之以祀其先祖又告于文人而錫之山川土田以廣其封邑○大雅江漢

詩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

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當以錫命告其始和○故賜鬯○文侯之命○

襄王使大宰文公及內史興賜晉文公命大宰文公卿士王子

虎也內史與周內史叔與父晉文公獻公之子惠公異母兄重耳也命命服也諸侯七命冕服七章

卿逆于境逆迎也晉侯郊勞郊迎用辭勞也館諸宗廟

館舍也舍於宗廟尊王命也饋九牢牛羊豕為一牢上公饗餼九牢○饗一恭反餼休氣反

設庭燎燎力召反○設大燭於庭謂之庭燎及期命于武宮期將事之日也武公

文公之祖武公之命設桑主布几筵主獻公之上也練廟也命受王之命

禮記葬而虞虞而作主天子於是爵命世子世子即位受命服也獻公死已久於此設之者文公不欲繼

於惠懷故立獻公之主自以子繼父之位行未踰年之禮大宰涖之晉侯端委

以入說云衣玄端冠委貌諸侯祭服也昭謂此士服也諸侯之子未受爵命服士服也○衣於既反

冠占亂反大宰以王命命冕服冕大冠也服驚衣也○驚音驚內史贊之

三命而後即冕服贊道也三命三以王命命文公文公三讓後就既畢賓享

贈餞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之以宴好賓者主人所以接賓致餐

養之屬饗饗食之禮贈致贈賄之禮餞謂郊送飲酒之禮如公命侯伯之禮者如公受主命以侯伯待之

而言者公者兼之○餐音孫好去聲內史興歸以

告王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告古毒反○謂

上卿逆於境奉禮義成謂三讓賓饗之屬皆如禮○國語周語○封諸

侯於廟者示不敢專也明法度皆祖之制也舉事必

告焉。白虎通

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

大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

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

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一獻。醑尸也。舍當為釋。非時而祭曰奠。○疏曰云。一獻。知

非初裸及朝踐饋食之一獻。必為一醑。尸者以一醑尸之前。皆為祭事。承奉鬼神。未暇冊命。而尸食已畢。祭事方始。可以行其爵賞及賜勞。臣下此一獻。則

上尸飲五君。獻卿之時也。若天子命羣臣。則不因常祭之日。特假於廟。故大宗伯云。王命諸侯。則饋。注云。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是也。○祭統

漢文帝即皇帝位于代。入未央宮。還坐前殿。十月辛

亥。見于高廟。

亥。見于高廟。

按古之受終革命者。必告于天地祖宗。堯舜

之禪讓。湯之征伐。未之有改也。漢承秦後。典

禮隳廢。以古人所以郊祀天地者。施之五時

之淫祠。而未嘗有事天地之禮。高皇帝平秦

滅項。諸侯王推戴。即皇帝位于汜水之陽。亦

不聞有燔燎告天之事。於義闕矣。至文帝以

後。則凡嗣君即位。必謁見高廟。亦受命祖宗

之意。故載于此。後不備錄。

武帝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

子闕為齊王。且為燕王。胥為廣陵王。古者封

國。必告於廟社而冊之。示不敢專也。漢制未

文獻通考 卷八十九
聞太史公三王世家載武帝從大司馬去疾之請冊立齊燕廣陵三王策書有廟立二字則亦必有告廟之禮云

光武建武元年卽皇帝位于鄗爲壇營於鄗之陽祭告天地用元始中郊祭故事六宗羣神俱從未以祖配天地共犢餘牲尚約其文曰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睠顧降命屬秀黎元爲民父母秀不敢當羣下百僚不謀同辭咸曰王莽篡弑竊位秀發憤興義兵破王邑百萬衆於昆陽誅王郎銅馬赤眉青犢賊平定天下海内蒙恩上當天心下爲元元所歸讖記曰劉秀

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爲天子秀猶固辭至于再至于三羣下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

魏文帝黃初元年十一月漢帝以衆望在魏乃召羣公卿士告祠高廟使御史大夫張音持節奉璽綬禪位乃爲壇於繁陽魏王登受禪燎祭天地五岳四瀆曰皇帝臣丕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漢歷世二十有四踐年四百二十有六四海困窮王綱不立五緯錯行靈祥並見推術數者慮之古道咸以爲天之曆數運終茲世凡諸嘉祥民神之意比昭有漢數終之極魏家受命之符漢王以神器宜授於臣憲章有

虞致位于丕。丕震畏天命。雖休勿休。羣公庶尹。六事
之人。外及將士。洎于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辭。
拒神器不可以久曠。羣臣不可以無主。萬機不可以
無統。丕祇承皇象。敢不欽承。卜之守龜。兆有大橫。筮
之三易。兆有革兆。謹擇元日。與羣寮登壇受命。璽綬。
告類于爾大神。唯爾有神尚饗。永告兆民之望。祚于
有魏世享。

建安二十六年。漢中王卽位於成都武檐之內。爲文
曰。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備。敢用玄牡。昭
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歷數無疆。曩者王

莽篡盜。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
安忍戮殺主后。滔天泯夏。罔顧天顯。操子丕載其凶
逆。竊居神器。羣臣將士。以爲社稷隳廢。備宜修之。嗣
武二祖。龔行天罰。備雖否德。懼忝帝位。詢于庶民。外
及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久
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明
命。又懼漢邦將溷于地。謹擇元日。與百寮登壇。受皇
帝璽綬。脩燔瘞告。類于天神。惟神饗祚于漢家。永綬
四海。

晉武帝太始元年。冬。十二月。帝受魏禪。設壇於南郊。

柴燎告類于上帝

按自魏晉以來之君受禪即帝位皆有燔燎告天之事。冊文大槩稱述天命人心以自負。而其實則欺孤弱寡以取天下。而矯誣其詞耳。故不復錄。

元帝為瑯琊王將即極位。告廟。王導書問賀循云。或謂宜祭壇拜受天命者。或謂直當稱億兆羣情告四祖之廟而行者。若爾。當立行廟主。今固辭尊號。俯順羣情。還依魏晉故事。然魏晉皆稟命而行。不知今進壘當云何。循答曰。愚謂告四祖之廟而行。蜀書劉先

主初封漢王。時羣臣共奏上勲德承以即位。今雖事

不正。同然議可方論。導又書曰。得。僕射書曰。如此

惠帝為七廟至懷德京兆府君應落想足下亦是識。及漢氏之初皆帝帝異廟即位大事。謂于太祖故晉。文朝于我宮漢文。謂于高廟也。至光武之後。唯祭祖宗兩廟而已。祖宗兩廟昭穆皆共堂別室。魏晉魏晉依之亦唯立一廟則一廟之中。苟在未毀。恐有事之日。不得偏有不告。然人不詳太廟定議。不敢必據。欲依古禮。惟告軍帝一廟。人意以祖宗非一旦太廟合共事。與古異。不得以古禮為斷。

太常問今封建諸王為告廟。不若告廟冊與告諸

王同異。祝文同。不當以竹冊白簡。隸書篆書也。博

士孫毓議。按尚書洛誥。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

公其後謂成王已冠命立周公後作為冊書逸誥以告伯禽也。又周公請命于王。王乃內冊于金滕之匱中。今封建諸王裂土樹蕃。為冊告廟。篆書竹冊。執冊以祝訖。藏于廟。及封王之日。又以冊告所封之王。冊文不同前。以言告廟祝文。當竹冊篆書。以為告廟冊。冊之文。即祝辭也。舊告封王告改年號故事。事訖皆當藏于廟。以皆為冊書。四時享祀祝文。事訖不藏。故但禮稱祝文尺一白簡。隸書而已。又王珉議云。中朝大事告天地。先郊後廟。徐邈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告乎稱如此。次則宜先告

郊也。按元帝大興元年。詔曰。當先告廟出。便當郊先人事。而後天理自親及尊耶。虞先云。武王克商。先祭後郊。賈循議告謚南郊。不當用牲。然先告代祖謚於太廟。復有用牲。於禮不正。理不應有牲。告郊廟。皆不用牲。唯施於祭及禱耳。徐邈又議云。按武帝永熙元年。告謚南郊。用牲自江左以來。東帝興寧中。簡文咸安中。告謚並蒼璧制幣。告立太子太孫。逸與范甯書問告定用牲否。禮郊牲在滌。三月此謂常祀耳。宗廟告牲亦不展芻。祭日既通。不容得備。又禮郊牲牲在滌宮。而稷牛唯具。傳曰。帝午不吉。則卜牲特而用之。如無復九旬之別也。謂今牲至則用。當無疑否。范甯答云。禮郊牲必在將三月。公羊傳。養二十二十者。謂本卜養。

二牲也帝牲不吉則卜稷牲稷牲不吉則不郊蓋所以敬天神而後人鬼也無本郊不滌牲之禮牲唯其用非吾所聞也凡告用制幣先儒有明義也

康帝立准禮將改元尚書下侍御史太常主者殿中屬應告廟其勒禮官并太史擇吉日撰祝文及諸應所用備辦符到奉行博士徐禪議曰按魯文公之書卽位也僖公未葬蓋改元之道宜其親告不以喪闕昔代祖受終亦在諒闇既正其位於天郊必告成命於父祖事莫大於正位禮莫盛於改元傳曰元始也首也善之長也故君道重焉謂應告尚書奏按惠帝起居注改永熙二年爲永平元年使持節太尉石鑒

造于太廟前朝明准不應革易如禪儀

禪告文曰維建元元年正

月日子孝曾孫嗣皇帝諱謹遣使持節兼太尉某甲敢昭告于皇祖高祖宣皇帝諱以眇身屬應明命爲兆人主惟神器之重夙夜祇厲夫首元正位改物承天先王之典刑建國之大禮今改咸康八年爲建元元年享祖宗之保祐膺乾坤之休靈敢薦告事一元大武邾合邾其嘉薦庶羞清滌清酌明告于皇祖高祖高皇帝穆皇后張氏尚享告始祖廟等十一室同辭也

宋武帝永初元年六月受晉禪卽皇帝位于南郊設

壇柴燎告天

齊高帝建元元年四月受宋禪卽皇帝位于南郊設

壇柴燎告天

梁武帝天監元年四月受齊禪卽皇帝位于南郊設

文獻通考 卷八十一
壇柴燎告天

禮官儀禮事通告
七廟事見下篇

陳武帝永定元年十月受梁禪即皇帝位于南郊柴燎告天

齊文宣帝天保元年五月受魏禪即皇帝位于南郊并壇柴燎告天

周閔帝元年正月受魏禪即天王位柴燎告天

隋文帝開皇元年二月受周禪即皇帝位于臨光殿設壇於南郊遣太傅上柱國鄧公竇熾柴燎告天是日告廟

唐高祖武德元年五月甲子帝受隋禪即皇帝位于

太極殿命刑部尚書蕭造兼太尉告于南郊

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正月即位差官告天地社稷羣祀祝文曰維大宋建隆元年歲次庚申正月辛丑朔某日嗣天子臣御名謹遣某官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皇地祇天命不常惟德是輔神器太寶猥集眇躬欽眷命而不遑勵小心而昭事靈貺下屬羣情樂推今月四日巳即皇帝位改國號為大宋乃改元建隆元年不敢不告尚享又遣宗正少卿郭岷以即位告周高祖世宗廟

嘉祐八年

時英宗
巳即位

翰林學士王珪論告天請謚事言

文獻通考 卷八十九
謹按曾子問曰。賤不誅。貴幼不誅。長禮天子稱天以誅之。春秋公羊說讀誅制於南郊。若云受之於天。然乾興元年夏。既定真宗皇帝謚。其秋始告天於圜丘。史臣以爲天子之謚。當集中書門下御史臺。五品以上尚書。四品以上諸司。三品以上於南郊告天。議定然後連奏以聞。近制唯詞臣撰議。卽降詔命。庶僚不得參聞。頗違稱天之義。臣今擬上先帝之尊謚。欲望明詔有司。稽詳舊典。先之郊而後下臣之議。庶先帝之茂德休烈。有以信萬世之傳。詔兩制詳議。翰林學士賈黯等議如珪奏。從之。

神宗元豐時。詳定禮文。所言曾子問曰。凡告必用牲幣。無親告祝之別。後世親告之禮不行。故學者因有親告用牲。史告用幣之文。又謂吉告用牲。凶則用幣。皆非禮經之制。諳應親祠告天地宗廟社稷。並依令用牲。從之。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一日。登極。告于昊天上帝。冊文曰。維靖康二年。歲次丁未。五月庚寅朔。嗣天子臣。御名敢昭告于昊天上帝。金戎亂華。二帝北狩。天支戚屬。混於穹居。宗社罔所憑依。夷夏罔知攸主。御名以道君皇帝之子。奉宸旨以總六師。握大元帥之權。

唱義旅而先諸將。與清京邑。迎復兩宮。而百辟卿士。萬邦黎獻。謂人思宋德。天眷趙宗。宜以神器屬臣。御名辭之再四。懼不克負荷。貽羞於來世。九州四海。萬口一辭。咸曰。不可稽皇天之寶命。慄慄震惕。敢不欽承。尚祈陰相。以中興于宋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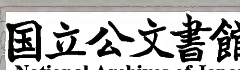
紹興三十二年六月十四日。孝宗即位未改元以皇帝登極。奏告天地宗廟社稷景靈宮天慶觀報恩光孝觀太一宮諸陵紹興兩攢宮。

是日皇帝前後殿不視事。其奏告行事官差宰執或侍從官內太廟別廟諸陵差南班宗室節度使

以上兩攢宮。就差紹興府南班宗室餘官。及致齋降香祝等。皆依常奏告之禮。其後應奏告並如例。淳熙十六年二月五日。光宗即位未改元以皇帝登極。奏告天地宗廟社稷景靈宮諸宮觀諸陵攢宮。

紹熙五年七月五日。寧宗即位未改元以皇帝登極。奏告如孝光兩朝禮。

按國朝會要告禮門總序。稱祖宗以來登位則有告祭。而所記累朝排年告祭之禮。則惟昌陵受禪創業思陵南京中興有之。此後則惟孝宗光宗寧宗登極有告祭之禮。而太宗



以下皆無之。豈軼其紀耶。或孝光寧三帝以受內禪故行之。而累朝以諒闇不克行耶。又即位之後。即親見于宗廟行饗祀禮。亦惟孝光二帝行之。累朝則皆以諒闇闕其禮云。

告祭下 巡狩 征伐

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三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五載一巡狩。朱子曰孟子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

巡狩者。巡所守也。歲二月當巡守之年。二月也。岱宗。泰山也。柴望。燔柴以祀天。而遂望祭東方之山川。又各以其秩次而就祭之也。秩者。其牲幣祝號之次第。如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者也。東后東方之諸侯也。時謂四月。謂月之大小日謂日之甲乙。諸侯之國。其有不同者。則協而合之也。舜典。正制曰。天子五年一巡守。注曰。天子以海內為家。時一巡省之。五年者。虞夏之制也。周則十二歲一巡守。岱宗。東岳。柴祭告天。至也。假至也。特。特牛也。祖。下及禰。皆一牛。疏曰。謂從始祖下及於禰。廟別皆一牛。鄭以經云。祖禰用特。恐同用一牛。必知廟每皆一牛者。以告尚書。堯典。二歸格于藝祖。用特。祖既用特。明知各用特也。唐虞及夏。五廟則用五特也。殷用六。周用七也。又尚書洛誥云。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是各用一牛也。郊特牲。天子適四方。先柴。○天子巡守。以遷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曾子問。遷主。○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帝謂五德之帝。所祭於南郊者。類。瓦造皆祭名。其禮亡。○疏曰。云類宜造。皆祭名者。案小宗伯云。凡

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則為位鄭注云禱所禮輕類者依其正禮而為之是類為祭名也按爾雅釋注云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孫炎注曰求便宜也是宜為祭名也但天道懸遠以事類告之社主殺戮故求其便宜廟為親近故以奉至言之各隨義立名也○王制○朱子曰郊祀者祭昊天之神常祭非常祀祭告于天○校人凡將事于四海其禮依郊祀為之故曰類

山川則飾黃駒。四海猶四方也王巡守過大山川則以黃金勺前馬之禮○沈直金反○疏曰謂王行所過山川設祭禮之然後去則殺黃駒以祭之山川地神上色黃故用黃駒也又曰王巡守唯至方岳不至四海夷狄故以四海為四方爾雅云祭山川曰廋縣祭川曰浮沉今鄭云以祈沈者總解過山川二事言與者爾雅據正祭此則行過之約與彼同故云與以疑之也引玉人職者案彼有大璋中璋邊璋過大山川用大璋過中山川用中璋過小山川用邊璋過大山川黃金勺青金外朱中此二璋之勺也云黃金勺酌酒禮山彼二璋之勺也云前馬之禮者以黃金勺酌酒禮山

川在馬牲前之禮引之。夏者證玉人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

衡四寸有纁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射食亦反勺

橫○射琰出者也玄謂鼻勺流也凡流皆為龍口也衡古文橫假借字也衡謂勺徑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璜天子巡守有事山川則用灌焉於大山川則用太璋加文飾也於中山川用中璋殺文飾也於小山川用邊璋半文飾也其祈沈以馬宗祝亦執勺以先之禮王過大山川則大祝用事焉將有事於四海山川則校人飾黃駒○大祝音泰較尸教反○疏曰云謂衡古文為橫謂勺徑破先鄭為勺柄云三璋之勺形如圭璜者圭璜之形前注已引漢禮但彼口徑八寸下有盤徑一尺此徑四寸徑既倍狹明所容亦少但形狀相似耳故云形如圭璜也知用權者以其圭璜灌宗廟此巡守過山川用灌可知於大山川已下至半文飾皆無正文鄭君以意解之云祈沈以馬者取校人飾黃駒故知馬也知宗祝亦執勺以先之者即

引大祝職云王過大山川則大祝用事焉是大祝用此經黃金勺之事也 ○時遇巡守告

祭柴望也 ○般巡守而祀四岳河海也

傳隱公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左氏

曰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

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成王營

遷都之志故賜周公許田以為魯國朝宿之邑後

世因而立周公別廟焉鄭桓公周宣王之母弟封

鄭有助祭泰山湯沐之邑在祊鄭以天子不能復

巡守故欲以祊易許田各從本國所近之宜恐魯

以周公別廟為疑故云已廢泰山之祀而欲為

魯祀周公孫辭以有求也許田近許之田也

羊子曰邠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于泰山

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邠彼

命反

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

者魯朝宿之邑也邠者鄭伯之所受命而祭泰山

之邑也用見魯之不朝於周而鄭之不祭泰山也

邠許田互見

之桓公元年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

地禡師祭也為受命於祖告祖也○疏曰前文據告

兵禱其禮亡受命於祖行故曰造乎禰此據以征

伐之事故云受命於祖所以重起其受成於學疏曰

文也然則受命於祖在造乎禰之先謂在

告訊讖所生獲斷耳者○疏曰以生獲解訊以斷耳

截耳者

陳氏禮書曰詩曰是類是禡爾雅曰類禡師祭也禮記禡於所征之地公羊曰甲兵祠兵小宗伯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肆儀爲位肆師凡四時之大田獵祭表貉讀爲千百之百於所立表之處爲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大司馬中春教振旅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中冬教大閱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之前漢書稱高祖祠黃帝蚩尤於沛庭先儒或以蚩尤爲

天子或以爲庶人其詳不可以考然管仲稱蚩尤作劔戟史記稱黃帝與蚩尤戰於阪泉蓋軍法之興始於此也故後世祭之周官言貉詩與禮記爾雅言禡其實一也貉之祭蓋使有司爲之而立表於陳前肆師爲位甸祝掌祝號既事然後誓衆而師田焉周官所謂表禡誓民是也古者將射則祭侯將卜則祭先卜將用火則祭燿將用馬則祭馬祖然則將師田而祭者不特爲禱而已也唐制禡祭爲壇壝設瘞瑁皇帝齊於行宮從官齊於軍幕置甲冑弓矢於神座之側建稍於神座之後而牲

幣犧象皆有儀度然古人祭於立表之處則無壇
壇其置甲冑弓矢於神座之側建稍於神座之後
理或有之司几筵甸役則設熊席右漆几鄭氏以
為祭貉之禮誤也

大祝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

于四望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

疏曰此經六事皆大祝所掌言大師者王

出六軍新行征伐故云大師云宜于社者軍將出宜祭於社即將社主行不用命戮于社云造於祖者出必造即七廟俱祭取遷廟之主行用命賞于祖皆載於齊車云設軍社者此則據社在軍中故云設軍社云類上帝者非常而祭曰類軍將出類祭上帝告天將行云國將有事於四望者謂軍行所過山川造祭乃過及軍歸獻于社者謂征伐有功得囚俘而歸獻捷于社云則前祝者此經六事皆大祝前辭○春官

下○小宿伯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歸車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于四望注曰帥有司大祝也王出軍必有先事于社及遷廟而以其主行社主曰軍社遷主曰祖春秋傳曰軍行被社鼙鼓祝奉以從曾子問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社之主蓋用石為之奉謂將行軍將有事將與敵合戰也疏曰鄭知有司是大祝者案大祝職云大師國將有事於四望與此義同故知有司大祝軍事是司馬所掌故知司馬實典主其事也○社主見地不篇社稷

條
○量人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

量音亮或音良○軍壁曰壘鄭司農云量其市朝州涂還市朝而為道也玄謂州一州之眾二千五百人為師每師一處市也朝也州也皆有道以相之軍社社主在軍者里居也○疏曰此為出軍之時所為量度之事軍行之所擬停之處皆為壘壁恐有非常故云軍壁曰壘也先鄭意還市朝而為道不釋州義故後鄭不從以一州則一師每一師各自一處各立市朝州即師皆有道以相湊之若然未必還環為路也

在軍不用命戮於社故將社之石主而行
所居皆有步數故職在量人○夏官上 ○大司馬

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涖大小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

大師王出征伐也涖臨也臨大小卜出兵吉凶也司

馬法曰上下下謀是謂參之主謂遷廟之主及社主

在軍者也軍器鼓鐸之屬凡師既受甲迎主于廟及

社主祝奉以從殺牲以血塗主及軍器皆神之○疏

曰案小子職云釁邦器及軍器彼官釁之而大司馬

臨之又曰鄭知臨大小卜者案大小卜云掌龜之八命一

曰征云司馬法曰上下下謀是謂參之者卜在廟又

龜有神故曰上下下謀人在下故云下謀君居其中

故云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

功勝也律所以聽軍聲鉞所以為將威也先猶道也

兵樂曰愷獻于社獻功于社也司馬法曰得意則愷

樂愷歌示喜也鄭司農云城濮之戰春秋傳曰振旅

愷以入于晉○濮音卜○疏曰云律所以聽軍聲者

大司職云彼初出軍時大師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

執聽至此尅勝司馬執之

車 厭於涉反○鄭司農云厭謂厭冠喪服也軍敗則

以喪禮故秦伯之敗於穀也春秋傳曰秦伯素服

郊次鄉師而哭玄謂厭伏冠也奉猶送也送主歸於

廟與社○穀戶交反鄉許亮反○疏曰玄謂厭伏冠

也者案下由禮云厭冠不入公門以其喪冠反吉吉

冠於武上向內縫之喪冠於武下向上縫之以伏冠

在武故得厭伏 ○肆師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為位

之名○固上 ○肆師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為位

甸音田○社軍社也宗遷主也○疏曰師謂出師征

伐甸謂四時田獵二者在外或有所請皆常用牲社

及宗師皆肆師為位祭也又曰云社軍社也者在軍

類造上帝封於大神祭兵于山川亦如之

禮祭上帝也類禮依郊祀而為之者封謂壇也大神

社及方岳也山川蓋軍之所依止○疏曰諸文皆云

造猶即也為兆以類

祭兵于山川亦如之

祭兵于山川亦如之

祭兵于山川亦如之

祭兵于山川亦如之

祭兵于山川亦如之

祭兵于山川亦如之

造于禴類于上帝造屬於禴此以類造同云于上帝
則造與同類屬於上帝故鄭云造猶即與造門之造
同也云為兆以類禮即祭上帝者若依國四郊則自
有尋常兆域今戰訖而祭故須新為壇兆故云為兆
也云大神社及方岳者大神文在上帝下而云封祭
之明是社也知兼有方岳者見小宗伯云軍將有事
于四望謂將戰時今戰訖所告明兼祭方岳方岳即
四望也云山川蓋軍所依止者以其山川衆多不可
並祭軍旅思險阻軍止則必依
山川故知祭軍所依止者也
凡師不功則助牽主
車助助大司馬也謂師無功肆師助牽之恐為敵所
得○疏曰主中有二為社之石主遷廟木主也大
司馬職云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
故知肆師助大司馬也○春官上
○小祝大司馬掌
釁祈號祝之禮皆小祝號祝者將出軍禱祈
則保郊祀于社故書祀或作禩鄭司農云謂保守郊
祀互文郊社皆守而祀之彌裁兵○禩音祀令力呈
反彌依注音救亡爾反○疏曰玄謂保祀互文者郊

言保守亦祀社言祀亦保守故云郊社皆守而祀之
云彌裁兵者經言有寇戎之事則一是裁兵故引小
祝彌裁兵而解
之○春官下

傳是類是禡師祭也

是類是禡詩大雅皇矣篇文也師祭者言用師出征之祭

名也王制云天子將出征類于上帝禡於所征之地是也○爾雅

帥師者受命於

廟受賑于社

賑市軫反○疏曰釋文云起大事動大眾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

大宗伯以賑膺之禮親兄弟之國今言受賑於社明是祭社之肉盛於賑器賜元帥也地官掌屬祭祀共屬器之蠶鄭玄云屬大蛤屬之器以屬飾因名焉○盛音成○閔公二年左氏傳○君

以軍行殺社釁鼓祝奉以從

殺音弗釁許靳反從如字○師出先有事

殺禱於社謂之宜社於是殺牲以血塗鞶為釁奉奉社主也○鞶步西反○疏曰尚書甘誓云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孔安國云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及社主行有功則賞于主前視不專

也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前社主陰陰主殺親祖嚴社之義也是軍行必載社主行故祝官奉主以從○定○魯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公四年左氏傳

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齊

皆反注及下同○齊車金路○疏曰案齊僕云掌馭金路大馭掌馭玉路凡祭祀皆乘玉路齊車則降一等乘金路也遷廟主行里氏云謂載新遷廟之主○餘見宗廟篇上魯子問曰古

者師行無遷主則何至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

遂奉以出載于齊軍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館以醢禮神乃敢即安也所告而不以出即埋之○疏曰以魯子不解主命之意故孔子答以主命之義

云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祖禰之廟告訖遂奉此幣帛皮圭以出於廟載于齊車金路以行每至停舍之處先以醢醢奠此幣帛皮圭而後始就停舍之處行還反後必陳此幣帛皮圭於祖禰主前以告神又設奠祭既卒歛此幣帛皮圭主埋諸兩階之間乃後而出蓋此主命故也反必告設奠卒歛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

禮○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正者政也庶子司馬之記○庶子之正於公族者屬掌國子之倅為政於公族其在軍則守於公禰謂從軍者公禰行主也

也○疏曰此一節明庶子從行在軍之事則守於公禰者公禰謂遷主載在齊車隨公行者也庶子官既從在軍故守於公齊車之行主也行主是遷主而呼為禰者既在國外欲依親親之辭○文王世子○戰則守於公禰孝愛之深也注曰行主君父之象○同上○敢用玄牡敢

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杜茂后反○明告天問樂百姓有何罪而

加虐乎○疏曰孔安國注論語云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湯誥予小子夙夜

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眾底

天之罰疏曰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禘此受命文考即是造乎禘者王制

以神尊卑為次故先言帝社後言禘此以廟是已親若言家內私議然後告天故先言受命文考而後言類于上帝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

山大川疏曰禮天子出征必類帝宜社此告皇天后土即泰誓上篇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故

云后土社也自周適商路過河華故知所過名山華岳大川河也山川大乃有名名大互言之耳

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告天地山川之辭大

正以兵征之也○疏曰自稱有道者聖人至公為民除害以紂無道言已有道所以告神求助不得飾以謙辭也稱曾孫者曲禮說諸侯自稱之辭云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

東二年左傳前饋禱祖亦自稱曾孫皆是言已承籍上祖奠享之意

予小子既獲仁

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仁人謂太公周召之徒略路也言誅紂敬承天

意以絕亂路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冕服采章曰華大國

曰夏及四夷皆相率而使奉天成命肆於東征綏厥士女此謂十一

還時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言東國士女篚

迎道次明我周王為之除害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言東國士女篚

故用依附我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民無作神羞

○武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于征伐

商疏曰此歷敘伐紂往反祀廟告天時日說武功成之事也一月壬辰旁死魄謂伐紂之年周正

月辛卯朔其二月是壬辰也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謂正月三十日發鎬京始東行也其

文獻通考卷八十二

月二十八日戊午渡河泰誓序云一月戊午師渡
 孟津泰誓中篇云惟戊午王次于河朔是也二月
 辛酉朔甲子殺紂物誓云時甲子時爽乃誓是也
 其年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庚申朔四月巳丑朔
 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謂四月三日始
 生明其日當是辛卯也丁巳祀于周廟四月十九
 日也越三日庚戌柴望二十二日也正月始厥四
 往伐四月告成功史叙其事見其功成之次厥四
 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疏曰生明死魄俱是
 明而魄死明生互言也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

豆邊四月丁未祭告后稷以下文考文王以上七世之祖駿大也邦國甸侯衛服諸侯皆大奔

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燔柴交天望祀山川先祖

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疏曰既事而退者既戰罷而退也柴於上

後郊自近始○武成○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

帝者謂燔柴以告天祈於社者陳祭以告社也設奠於牧室者設此奠祭於牧也之館室以告行主也

遂率天下諸侯執豆邊逡奔走逡息俊反疾也

走在廟追王犬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

也追王于况反亶丁但反父音甫○不以○莊公諸侯之卑號臨天子也○禮記大傳

八年春王正月甲午治兵治兵於廟習號令將以圍鄭○疏曰治兵於廟

欲就尊嚴之處使之威畏用命耳但軍旅之眾非廟內所容止應告於宗廟出在門巷習之昭十八

年傳稱鄭人簡兵大蒐將為蒐除社云治兵於廟城內地迫故除廣之是告於廟習於巷也下有圍

廟知治兵左氏曰治兵于廟禮也○公及諸侯從

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賑于社不敬

賑市軫反○賑宜社之肉也盛以賑器故曰賑宜出兵祭社之名劉子曰吾聞之

文獻通考

卷八十九

三十四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養威儀以致福不能

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

在祀與戎。祀有執膳。膳祭肉。○盡津忍。反下同。膳音燔。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交神之。大節。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

乎。為陳肅公卒于瑯。張本。○疏曰。天地之中謂中和之氣也。民者人也。言人受天地中和之氣以得生育。所謂命也。命者教命之意。若有所稟受之辭。故孝經說云。命者人所稟受是也。○成公十三年。

氏傳。○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鼓。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雙玉曰鼓。環齊靈公名。負依也。

棄好背盟。陵虐神主。神主。民也。謂數。魯殘民人。曾臣虺將率

諸侯以討焉。虺。晉平公名稱。臣者明。上有天子以謙告神。曾臣猶未。臣。其官臣

偃實先後之。守官之臣。偃。獻子名。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

偃無敢復濟。偃信巫言。故以死自誓。惟爾有神。裁之。沈玉而

濟。襄公十八年。左氏傳。○晉伐鄭。楚子救鄭。遇於鄢陵。楚子

登巢車以望晉軍。巢車。車上為櫓。○疏曰。說文云。輶車高車加巢以望敵也。櫓澤中守草樓也。是巢與櫓俱樓之別名。子重使太宰伯州犂侍于王後

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虔敬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詘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夷平也。竈

而為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

兵車

唯元帥在中御者在左也其餘將帥皆御者在中將帥在左也左右執兵而下唯御者持車不可

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

請禱

於鬼神成十 ○楚子圍訃。訃男面縛銜壁。大夫衰

經。士輿櫬。縛手於後唯見其面以壁為贄手 楚子

問諸逢伯。逢伯楚大夫 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啟如是

武王親釋其縛。受其壁而祓之。祓除凶禮禮 ○疏

時祓除謂之祓除 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

子從之。信公六年 ○鄭子產伐陳。入之。子展

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

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

御魚呂反免音問擁於勇反擁社抱社主示服

免喪 使其眾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纍白囚係 子

展執繫而見。繫陟立反見賢 再拜稽首。承飲而進

獻。承飲奉觴示 子美入。數俘而出。數所主及 子

其獲人數 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

乃還。祓除也節兵符陳亂故正其眾官脩其所職

為兵符若今之銅虎符竹使符也陳國既亂致使

官司廢闕民人分散符節失亡故令陳之司徒招

致民人司馬集致符節司空檢致土地使各依其

舊師乃迴還也劉炫云陳國既亂民節與地非復

陳有子展子產心不滅陳各使已之官屬以 楚子

安定之乃還也 ○襄公二十五年在氏傳 楚子

敗晉師于邲。潘黨曰。君盍築武庫而收晉尸。以為

京觀

觀古亂反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

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

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

淫慝

鯢五兮反鯢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

今罪無所而民皆

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為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

宮告成事而還

傳言楚莊有禮所以遂與車公十有二年左氏傳

孔叢子問軍禮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

出必以歲之孟秋賞軍帥武人于朝簡練傑俊

任用有功命將選士以誅不義於是孟冬以級

授軍司徒搢扑北面而誓之誓於社以習其事

先期五日大史誓于祖廟擇吉日齋戒告于郊

社稷宗廟既筮則獻兆於天子天子使有司以

特牲告社告以所征之事而受命焉舍奠于帝

學以受成然後乃類上帝柴于郊以出以齊車

載遷廟之主及社主行大司馬職奉之無遷廟

主則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謂之主命亦載齊

車凡行主皮圭幣帛皆每舍奠焉而後就館主

車止於中門之外外門之內廟主居於道左社

主居於道右其所經名山大川皆祭告焉○天

子命將出征親繫齊盛服設奠于祖以詔之大

將先入軍吏畢從皆北面再拜稽首而受天子

當階南面命。授之節鉞。大將受天子。乃東向西
面而揖之。示弗御也。然後告大社。冢宰執蜃。宜
於社之右。南面授大將。大將北面稽首。再拜而
受之。承所頒。賜于軍吏。其出不類。其克不禡。戰
之所在。有大山川。則祈焉。禱克于上帝。捷則報
之。振旅復命。簡異功勤。親告廟。告社。而後適朝。
○及至敵所。將戰。大史卜戰日。卜右御戰日。將
帥陳列車甲。卒伍于軍門之前。有司讀誥誓。使
周。定三令五申。既卒。遂禱戰祈。克于上帝。然後
卽敵將士戰全。已克敵。使擇吉日復禡于所征

之地。柴于上帝。祭社奠祖。以告克者。不頓兵傷
士也。戰不克。則不告也。○凡類禡皆用甲丙戊
庚壬之剛日。有司簡公行賞。不稽于時。其用命
者。則加爵受賜于祖奠之前。其奔比犯令者。則
加刑罰戮于社主之前。然後鳴金振旅。有司徧
告捷于時。所有事之山川。○既至。舍于國外。三
日齊。以特牛親格于祖禩。然後入。設奠以反主。
若主命。則卒歛玉埋之于廟兩階間。反社主如
初迎之禮。舍奠于帝學。以訊馘告。大享于羣吏。
用備樂。享有功于祖廟。舍爵策勳焉。謂之飲至。

此天子親征之禮也。○祈勝之禮。命勇謀之將以禦敵。先使之迎於適所從來之方。爲壇祈克乎五帝。衣服隨其方色。執事人數。從其方之數。牲則用其方之牲。祝史告于社稷宗廟邦域之內。名山大川。君親素服。誓衆于太廟。曰。某人不道。侵犯大國。二三子尚皆同心比力。死而守。將帥稽首再拜受命。既誓。將帥勒士卒陳于廟之右。陳去聲君立犬廟之庭。祝史立于社。百官各警其事。御于君以待命。乃大鼓于廟門。詔將帥命卒習射三發。擊刺三行。告廟用兵于敵也。五兵

備效。乃鼓而出以卽敵。此諸侯應敵之禮也。

漢高祖起兵。爲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而纍鼓。武帝元狩四年。大將軍衛青。將軍霍去病伐匈奴。至幕北圍單于。斬獲首虜七萬級。封狼居胥山。乃還。師古

曰登山祭天築土爲封刻石紀事以彰漢功

元鼎五年。帝爲伐南越。告禱於太一。以牡荆畫幣。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太一三皇。爲泰一鋒旗。注見祭星門命

曰。靈旗爲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

漢祀令。天子行有所之。出河沈用白馬珪璧各一。衣以繒緹。五尺祠。用脯二束。酒六斗。鹽一升。涉渭灞涇。

洛。佗名水如此者。沈珪璧各一。律在所給祠具。及行。沈祠佗川水。先驅投石。少府給珪璧不滿百里者。不沈漢儀。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東門。以薦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牲。牲以爲薦麇。太宰命謁者各一人。載以獲車。馳送陵廟。還宮遣使者齎束帛以賜武官。武官隸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貊。勅俱反劉。兵官皆隸孫吳兵法。六十四陣。既還。公卿以下陳雒陽前街。乘輿到。公卿以下拜。天子下車。公卿親識顏色。然後還宮。古語曰。在車下車。則惟此時施行。漢世率以爲常。至獻帝建

安二十一年。魏國有司奏古四時講武。皆於農隙。漢西京承秦制。三時不講。惟十月都講。今金革未偃。士衆素習。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擇吉日大朝車騎。號曰閱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奏可。是冬閱兵。魏王親執金鼓以令進退。

按古者天子之巡狩也。出則類祭。反則告。至其征伐也。出則類禡。入則振旅。皆有事于天地祖宗。其禮至不輕也。自漢而後。則無聞焉。惟巡狩所至。則祠其名山大川。而講武之祭。則只於平時教閱之際行之。至於征伐。則亦

無治兵振旅之禮矣

魏文帝黃初元年七月。將東巡。以大軍當出。使太常以特牛告南郊。梁武帝時。禮官司馬筠議。自今大事。遍告七廟。小事止告一室。於是議以封禪。南北郊。祀明堂。巡省四方。御臨戎出征。皇太子加元服冠。賊平。蕩築宮。立闕纂戎。戒嚴斛。合十一條。則遍告七廟。講武修宗廟。明堂臨軒。封拜公王。四夷款化。貢方物。諸公王以愆削封。及詔封王。紹襲合六條。則告一室。帝從之。

後齊天子親征。纂嚴則服通天冠。文物充庭。有司奏更衣。乃入冠武弁。左貂附蟬以出。誓訖。擇日備法駕。乘木輅以造于廟。載遷廟主於齋車。以俟行次。宜于社。有司以毛血釁軍鼓。載帝社石主於車。以俟行次。擇日陳六軍備大駕。類于上帝。次擇日祈后土神。州岳鎮海瀆源川等。乃為坎盟。督將列牲於坎。南北首。有司坎前讀盟文。割牲耳承血。皇帝受牲耳。徧授大將。乃寘于坎。又軟血軟徧。又以寘坎。禮畢埋牲。及盟書。又卜日。建牙旗於壇。祭以太牢。及所過名山大川。使有司致祭。將廟戰。所卜剛日。備玄牲。列軍容。設柴於辰地。為墀而禡祭。大司馬奠矢。有司奠毛血。樂奏

文獻通考 卷八十九 三十一
大護之音。禮畢。徹牲柴燎之。戰前一日。皇帝禱祖。司
空禱社。戰勝則各報以太牢。賞用命。戰于祖。引功臣
入旗門。卽神庭而授版焉。又罰不用命于社。卽神庭
行戮。訖振旅而還。格廟詣社。訖擇日行飲。至禮。文物
充庭。有司執簡紀年號。月朔陳六師凱入。格廟之事
飲至。策勲之美。因述其功。不替賞典焉。

隋制。行幸所過。名山大川。則有司致祭。岳瀆以太牢。
山川以少牢。親征及巡狩。則類上帝。宜社造廟。還禮
亦如之。將發朝。則軼祭。其禮有司於國門外。委土爲
山象。設埋埴。有司刳羊陳俎豆。駕將至。委奠幣脯醢。

加羊於軼。西首。又奠酒解羊。并饌埋於埴。駕至大僕
祭。兩軼及軼前。乃飲授爵。遂轅軼上而行。

開皇八年。以伐陳有事於太廟。帝親餞將士。陳師誓
衆。九年。四月。帝幸驪山。親勞旋師。諸軍凱入。獻俘于
太廟。

煬帝大業七年。征遼東。亦行類帝宜社之禮。

唐武德元年。秦王平薛仁果。凱旋獻俘于太廟。

二年。秦王破宋金剛。復并州地。凱旋獻捷于太廟。

四年。秦王平東都。被金甲。陳鐵馬一萬。甲士三萬。俘

主世充寶。建德。及隋神器輦輅。獻捷于太廟。

文獻通考 卷八十九 三十三
貞觀四年。李靖俘頡利可。汗獻捷于太廟。

總章元年。以高麗平。獻俘於含光殿。大會李勣。及部將以下。獻俘于昭陵。乃備軍容。奏凱歌於京城。獻于太廟。

以後征四夷討叛臣有功皆獻俘太廟

儀鳳二年。太常以仲春告祥瑞於太廟。高宗令禮官徵求故實。太常博士賈大隱對曰。古者祭以首時。薦用仲月。近代相承。元日奏祥瑞。二月然後告于廟。蓋緣告必有薦。便於禮也。又檢貞觀以來。勅令無文禮司因循不知所起。上令依舊行焉。

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四月太常禮院言車駕征潞州。出宮日請遣官告天地。太廟社稷城門外輓祭。用羝羊一所。過州府河橋及名山大川。帝王名臣陵廟去路十里內者各令本州以香祭告。從之。六月平澤潞及車駕還宮。皆遣官奏告天地。太廟社稷仍祭。祓廟太山廟城隍廟。

其年十月征揚州及太平興國四年。征河東並用此禮。

古者天子巡狩出征。有親告宗廟之禮。宋朝因之。故幸西京封泰山祠后土謁太清宮。皆親告太廟。

三歲皇帝行郊祀。及每歲祈穀上帝祀。感生帝雩
祭祀。方丘明堂大饗。祭神州地祇。祀圜丘。並遣官
告祖宗。配侑之意。他大事。自祖宗以來。登位改名。
上尊號。改元。立皇后。太子。皇子生。納降。獻俘。親征。
籍田。朝陵。肆赦。河平大喪。上謚山陵園陵。祔廟。皆
遣官。奏告天地宗廟諸陵。及告社稷岳瀆山川宮
觀。在京十里內神祠。其儀用犧樽豆。籩各一。實以酒脯
醢宮觀以素饌特菓祀版幣。帛行一獻禮。
乾德三年。太常禮院言孟昶到闕。日請差官奏告太
廟社稷。從之。

太平興國四年。平廣南。劉鋹赴闕。奏告如孟昶例。

太平興國四年。五月。詔遣直史館石熙古還上
都。以平晉告宗廟。七月。劉繼元至。命宰臣薛居正攝
太尉。行告廟禮。遣通事舍人薛文寶。引繼元及僞命
官。以獻

太平興國五年。十一月。太常禮院言。車駕北征。請出
宮前。一日。遣官祭告天地於圜丘。其禮特牲。太廟太
社。太稷壇。用太牢。望祭五嶽四瀆。名山大川於四郊。
磔風於風伯壇。祀雨師於本壇。禱馬於馬祖壇。祭蚩
尤及禡牙於北郊。並用少牢。祭北方天王於北郊。迎

氣壇用香柳枝燈油乳粥蘇蜜餅果從之仍遣內侍一人監祭

咸平六年車駕北征亦用此例

真宗景德元年上封事者言按開元禮儀鑑云車駕行幸路次有名山大川去三十里內則祭之名臣十里內則祭之今朝陵有期緣州縣所記山川祠宇名多僞俗望委禮官先檢詳事跡以聞可下太常禮院禮院言同開封府孟鄭州所供山川神祠除京城神祠舊係祀典者今約定祠宇請下逐州差官依禮致祭從之

宋元祐二年九月熙河路經略總管司擒西蕃大酋領鬼章以獻詔差左諫議大夫孔文仲告永裕陵高宗紹興六年八月太常寺言車駕巡幸建康進發前二日遣官奏告天地宗廟社稷應臨安府載在祀典神祇出國城日輟祭用羝羊祝文并致祭沿路橋梁十里內神祠名山大川從之三十一年詔金人敗盟朝廷興師合奏告天地宗廟社稷令太常寺條具

尋具到合奏告天地社稷九宮貴神五福十神太乙差宰執宗廟差親王諸陵攢宮差宗室節度使

及正佐以上。行奏告禮。及遣官祭告蚩尤馬祖北方天王五嶽四瀆名山大川。并令招討。使行禡祭之禮。並從之。

寧宗開禧二年五月。以興師北伐。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宮觀九宮貴神。五嶽四瀆。風伯雨師。北方天王。馬祖蚩尤。

二年三月。吳曦叛逆就誅。奏告天地宗廟社稷。

西曆庚子章以精詣美主貽美大夫山文中。以老...

文獻通考卷之九十

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郊社考

雜祠淫祠

太宗伯以鬲辜祭四方百物

鬲字通反。○註疏見四方禮。○春官鬲人凡祭

祀。鬲事用散注。疏見祭器條。

鼓人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帟舞。

者。兵謂千戚也。帟列五采繪為之。有秉皆舞者所執。○疏曰云鼓兵舞。帟舞者。天地之小神所舞。不過此兵舞。帟舞二事。案下舞師山川用兵舞。社稷用帟舞。今此小神等若義近山川者。舞兵舞近社稷者。舞帟舞。故六舞之中。唯言此二舞而已。案司兵云。祭祀授舞者。兵鄭亦云。授以朱干玉戚。必知兵舞是千戚者。見禮記云。千戚之舞。祭統又用朱干玉戚。並是大武之舞。是知兵舞千戚也。又知帟舞列五采繪為之。

有秉者案樂師注較折五采繒今靈星舞
子持之是舉今以曉古故知之也。地官

○一獻質謂祭羣小祀也。○疏曰祭羣小一獻孰一

祭羣小祀也孰而巳。○並禮器○王祭羣小祀則玄冕羣小祀林澤

物之屬玄者衣無文采刺黻而已凡冕服皆玄衣纁

裳。○疏曰以其祭服衣本是玄今玄冕一章仍以玄

為名明衣上無畫一。周立壽星祠于下社亳亳湯所

章者刺黼於裳而已。周立壽星祠于下社亳亳湯所

亳縣師古曰社稷京兆社縣有亳亭非湯之都也時奉焉。又立社主祠。因宣

王殺杜伯射王。故周人尊其鬼以歲時奉祠

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惠王十五年魯莊公三

下有聲像以接人也莘號地也王問於內史過內史周大夫過名也

諸侯孤卿大夫也曰是何故固有之乎故事也固對曰有之

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衷正齊一也精潔惠和其德足

以昭其馨香惠愛也馨香芳其惠足以同其民人同

也神享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

均布福焉國之將亾其君貪冒羣邪淫泆荒怠麓穢

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腥臊臭惡也登上也若馨

傳曰黍稷非馨明德唯馨其刑矯誣以詐用法曰矯百姓攜貳携

貳二心也明神不蠲蠲潔也而民有遠志欲叛也民神怨痛無

所依懷歸也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苛煩也慝

也惡是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亾昔夏之興也融降于

崇山融祀融也崇崇高山也其亾也。罔祿信於聆罔

火神再宿為信
聆遂地名也

商之興也。禱杙次於丕山。

禱杙，鮫也。過信曰次。

丕，大邳山
在河東

其亾也。夷羊在牧。

夷羊，神獸。牧，商郊牧野也。

周之興也。

鸞鷲鳴於岐山。

三君云：鸞鷲，鳳之別名也。詩云：鳳鳴矣，于彼高崗。其在岐山之脊。其

衰也。杜伯射王於郟。

郟，郟京也。杜國伯爵。唐氏之後也。春秋曰：宣王殺杜伯而不辜。

後三年，宣王會諸侯於田。丁圍日中。杜伯起於道左，衣朱衣冠，朱冠，操朱弓，朱矢，射先王中心，折脊而死也。

是皆明神之志者也。

志記也。見記錄在史籍也。

王曰：今是何神也。

對曰：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

康王之子昭王也。房，國名。

實有夔德。

協於丹朱。

爽二也。協，人也。丹朱，堯子也。

丹朱憑身以儀之，生穆王。

馬。憑，依也。儀，匹也。詩云：實維我儀。言房后之行有是。以丹朱丹朱憑依其身而匹偶焉。生穆王也。

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夫神壹不遠徙遷。

言神不遠遷也。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之神乎。王曰：其誰受

依憑於人

不遠遷也。

之對曰：在號。

言神在號。號，其受之。

王曰：然則何為。

何為。在號。

曰：臣聞

逢迎。

之道而得神，是謂逢福。

取禍也。

今號少荒，其亾乎。

王曰：吾其若之何。對曰：使太

宰以祀。

史帥狸姓奉犧牲，粢盛牲獻焉。

太宰，王卿也。掌祭祀之式。

王帛之事。祝太祝也。掌祈福祥。史太史也。掌次。王位。狸姓，丹朱之後。是也。其神不欲故帥之以牲也。凡純

色謂之犧也。

無有祈也。

祈求也。無有請禮之而已。

王曰：號其幾何。對

曰：昔堯臨民以五

五，五年。巡狩也。

今其胄見。

胄，後也。謂丹朱之神。

見也不過其物。

物，數也。

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王使太

宰忌父。

周公也。

帥傅氏及祝史。

傅氏，狸姓也。在周為傅氏。

奉犧牲，玉

宰忌父。

周公也。

帥傅氏及祝史。

傅氏，狸姓也。在周為傅氏。

奉犧牲，玉

鬯往獻焉

王鬯鬯酒之圭長尺二寸有瓚所以灌地降神之器

內史過從之號

從從太宰而往也內史不掌祭祀王以其賢以聽之也

號公亦使祝史請事焉

祝史魏之祝史祝應史

內史過歸以告王曰號必亾矣不禋於

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

繫祀曰禋

不親於民而求用焉人

必違之

用其財力也

精意以享禋也

享獻也

慈保庶民親也

慈愛也保養也

今魏公動匱百姓以逞其違離民怒神而求

利焉不亦難乎十九年晉取魏

惠王十九年魯僖之五年也

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夢黃蛇自天而下屬地其

口止於鄜衍乃作鄜時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于

陳倉北阪城祠之

質如石似肝陳倉之北阪上城中也

其神或歲不

至或歲數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

于祠城若雄雉其聲殷殷云野鷄夜鳴

師古曰殷殷聲也云

傳聲之亂也言陳寶若來而有聲則野鷄皆鳴以應之也雉則是野鷄

以一牢祠之

名曰陳寶作陳寶祠

臣瓚曰陳倉縣有寶夫人祠或一歲二歲與葉君合葉君

神來時天為之殷殷雷鳴雉為之雉也○正義曰晉太康地志云秦文公時陳倉人獵得獸若彘不

知名牽以獻之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為媢常在地中食人腦即欲殺之拍搯其首媢亦語曰二童

子名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乃逐二童子化為雌雉上陳倉北阪為石秦祠之搜神記云

其雄者飛至南陽其後光武起於南陽皆如其言也

始皇既併天下東游海上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山

川而雍又有日月參辰諸祠

見祭星門

又有四海九臣十

四臣諸布諸嚴諸逐之屬。皆淫祠也。未聞其義。百有餘廟。西亦

有數十祠於湖。有周天子祠於下邳。有天神豐鎬。有

昭明天子辟池於社。亳有五杜主之祠。壽星祠。而雍

管廟祠。亦有杜主。杜主故周之右將軍。即杜伯。其在秦

中最小鬼。七神也。鬼雖小而各有神靈。各以歲時奉祠。唯雍四

時。上帝為尊。其光景動人民。唯陳寶。

漢高祖初起兵。徇沛為沛公。祀蚩尤。纛鼓旗。

二年。東擊項藉。入關立北時。有司進祠。上不親往。悉

召故秦祀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因令縣為

公社。李奇曰。猶官社。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

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後四歲

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治枌榆社。常以時春以羊彘

祠之。令祝立蚩尤之祠於長安。置祠祀官。女巫。其梁

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

君。雲中。君巫。社巫。祠族人。炊之屬。服虔曰。東君以下皆神名也。師古曰。

東君。日神也。雲中。君謂雲神也。巫。社祠。皆古巫之神也。族人。炊。古主。炊。母之神也。炊。謂饔饔也。秦

巫祠。社立。巫保。族纍之屬。師古曰。社主。即上所云五社主也。巫保。族纍。二神名。

纍。力追反。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師古曰。堂下。在堂之下。巫

先。巫之最先者也。司命。說者云。文昌第四星也。施糜。其先常施設糜鬻者也。九天巫。祀九

天。師古曰。九天者。謂中央。鈞天。東方。蒼天。東北。昊天。北方。玄天。西北。幽天。西方。浩天。西南。朱天。南方。炎

天東南陽天也其說見淮南子一說云東方旻天東
南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朱天西方成天西北幽天北
方玄天東北變天中央鈞天也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河於臨
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也張晏曰以其疆死魂魄為厲故祠各有時日

武帝七年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礪氏館礪音斯神君

長陵女子以乳死見神於先後宛若產乳而死也兄弟妻謂先後古

謂姊姒今人俗呼之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

君亦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平原君武帝外祖母也及上即位

則厚禮置祠之內中間其言不見其人云

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置壽宮神君見祀星門後人復有

言古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臬破鏡見祀前代門

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泰一臯山君用牛武

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

明年齊人少翁以方見上上有所幸李夫人卒少翁

以方蓋夜致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

焉廼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

成言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廼

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甲乙五行相剋之日如火勝金用丙丁日不用庚辛

也駕車辟惡死又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太一

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

至乃見誅

元封元年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

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為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

之數日母所見見大人迹云是歲旱天子既出而無

名迺禱萬里沙萬里沙神祠也在東萊曲城過祠太山還至瓠子

自臨塞決河湛祠而去湛讀作沉謂沉祭具於水中也

既滅兩粵粵人勇之乃言粵人信鬼而其祠皆見鬼

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

耗乃命粵巫立粵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帝百鬼

天地之神及百鬼而以鷄卜持鷄骨卜如鼠卜上信之粵祠鷄卜自

此始

太初元年西伐太宛蝗太起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丁夫

人其先丁復本越人封陽都侯夫人其後以誼軍為功丁姓夫人名也以方祠誼匈奴

大宛焉

諸所興祠如薄息泰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牀

寬舒之祠宮皆祠名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太祝領之

至如八神諸明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祠去則已方

士所具祠名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他祠皆如

故

天漢二年秋止禁巫祠道中者文穎曰始漢家於道中祠排禍咎移之於

文獻通考 卷九十一
行人百姓以其不經今止之也師古曰非也祕祝移
過文帝久已除之今此總禁百姓巫覡於道中祠祭
耳

宣帝時南郡獲白虎獻其皮瓜上為立祠又以方士

言為隨侯劍寶玉寶璧周康寶鼎立四祠於未央宮

中又祠太室山於卽墨三尸山於下密師古曰卽墨

之縣祠天封宛火井於鴻門如淳曰地理志西河鴻

也又立歲星辰星太白星熒惑南斗祠於長安

火從地城旁又祠參山八神於曲城師古曰東蓬山石社石

鼓於臨胸師古曰臨胸齊郡縣也胸音之罘山於臚

成山於不夜萊山於黃應邵曰臚音醜音灼曰臚不

音丈成山祠日萊山祠月又祠四時於琅邪蚩尤於

壽良師古曰東京師近縣鄜則有勞谷五牀山日月

五帝仙人玉女祠雲陽有徑路神祠祭休屠王也師

曰休屠匈奴王號也徑路神本匈奴之祠也休音許蚪反屠音除又立五龍山仙人

祠及黃帝天神帝原水凡四祠於膚施膚施上郡或

言益州有金馬碧鷄之神金形似馬碧形似鷄可醮祭而致於

是遣諫大夫王褒使持節而求之

漢舊儀祭先隴西西縣人先山山上皆有畦時如

種菜畦畦中各一土封祭西王母於石室皆在所

二千石令長奉祠祠已胙皆瘞埋餘祭具而去

成帝時丞相匡衡奏罷五時及陳寶祠復條奏長安
 厨官給祠郡國侯神方士使者所祠凡六百八十三
 所其二百八所應禮及疑無明文可奉祠如故其餘
 四百七十五所不應禮或復重復扶目反及請皆罷奏
 可本雍舊祠二百三所唯山川諸星十五所為應禮
 云若諸布諸嚴諸逐皆罷社主有五祠置其一又罷
 高祖所立梁晉秦荆巫九天南山萊中之屬及孝文
 渭陽孝武薄忠秦一三一黃帝冥羊馬行秦一臯山
 山君武夷夏后啓母石萬里沙八神延年之屬及孝
 宣參山蓬山之罌成山萊山四時蚩尤勞谷五牀仙

人玉女徑路黃帝天神原水之屬皆罷侯神方士使

者副佐本草待詔七十餘人皆歸家

師古曰日本待詔謂方藥本草而

待詔者

明年匡衡坐事免官爵衆庶多言不當變動祭祀
 者又初罷甘泉泰畤作南郊日大風壞甘泉竹宮
 折拔時中樹木十圍以上百餘天子異之以問劉
 向對曰家人尚不欲絕種祠師古曰家人謂庶人
傳祠也况於國之神寶舊畤且甘泉汾陰及雍五時
 始立皆有神祇感應然後營之非苟而已也武宣
 之世奉此三神禮敬勅備勅整也神光尤著祖宗所

立神祇舊位。誠未易動。及陳寶祠自秦文公至今七百餘歲矣。漢興世世常來。光色赤黃。長四五丈。直祠而息。音聲碎隱。野雞皆雊。直當也。息止也。當祠處而止也。碎音直祠而息。音聲碎隱。野雞皆雊。直當也。息止也。當祠處而止也。碎音直祠而息。音聲碎隱。野雞皆雊。直當也。息止也。當祠處而止也。碎音

每見雍。太祝祠以太牢。遣候者乘一乘傳馳詣行在所。報神之來也。傳張戀反。以為福祥。高祖時五來。文帝二十六來。武帝七十五來。宣帝二十五來。初元元年以來。亦二十來。此陽氣舊祠也。及漢宗廟之禮。不得擅議。皆祖宗之君。與賢臣所共定。古今異制。經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說正也。前始納貢禹之議。後人相因。多所動搖。易大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世。恐其咎不獨止禹等。上意懼之。後上以無繼嗣。令皇太后下詔。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及雍五畤。陳寶祠在陳倉者。又復長安雍及郡國祠著明者。且半。

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亦以無繼嗣。故多上書言祭祀方術者。皆得待詔祠祭。上林苑中。長安城旁。費用甚多。然無大貴盛者。

太中大夫谷永說上曰。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

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遙

興輕舉。遙古遙字遠也。興舉也。起也。謂起而遠去也。登遐倒景。如淳曰。在日月之上。

反從下照。故其覽觀縣圃浮游蓬萊。李奇曰。崑崙九景倒遐亦遠也。

圃縣圃之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晉灼曰。翼氏風角。成上有所謂縣圃。即閭闔天門。

丙西方庚北方壬中央戊種。與山石無極。師古曰。言五色禾於此地而耕耘也。

於山石無窮也。黃冶變化。晉灼曰。黃者鑄黃金也。道家言。治丹沙令變化。可鑄作黃金也。堅

冰淖溺。晉灼曰。方士詐以藥王若陷冰丸投之水上。水即消液。因假為神仙道使然也。或曰。謂治

金令可餌也。師古曰。或說非也。淖濡甚也。音女。教反。化色五倉之術者。李奇曰。思身中

有五色腹中有五倉。神五色。皆姦人惑眾。挾左道懷

詐偽以欺其世主。師古曰。左道邪僻之道。非正義也。聽其言洋洋滿

耳。若將可遇。師古曰。洋洋美盛之貌也。求之盪盪。如係風捕景。終

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若周史

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

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郤

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其心

於神仙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齋童男童女。入海

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

翁公孫卿。樂大等。皆以仙人黃冶祭祠。事鬼。使物入

海求神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盛。至妻公主。

爵位重。象震動海內。象古累字。元鼎元豐之際。燕齊之間。

封

方士瞑目扼擊言有神仙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

淵玉女鉅鹿神人轅陽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師

曰轅陽侯江仁也元帝時坐使家丞上印綬隨宗學仙免官轅音遼夫周秦之末三五

之隆三謂三皇五謂五帝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

下以來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厘之驗足以揆今經

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師古曰周書洛誥之辭也言祭享之道唯

以潔誠若多其容儀而不及禮物則不為神所享也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唯

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上善其言

致堂胡氏曰天子事七廟郊上帝望于山川而

徧于羣神羣神謂何等也日月星辰風雨之屬

則從類于上帝矣林麓丘陵水澤之屬則包舉

于山川矣帝王無妄祭無微福然則凡載于秩

典者其皆有功德垂世如祭法所謂法施於民

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菑能扞大患及上

古君臣之賢聖者歟非此族也則非所事矣漢

興禮廢之後先王祭法既不傳自秦以來乃多

淫祀至武帝用方士言而尤盛焉皆無所經見

率意建立逮于季世凡七百餘祀一歲萬七千

祠其不度可知矣黃禹匡衡皆請罷之是也然

稽泉臺之義不必毀撤姑存而勿舉可也。劉向資氣精忠為漢賢大夫。豈永衡所敢望。然學少不純。頗信異端。鴻寶秘書其所舊習。今茲種祠之論。謂皆有感應而後營之者何。考之未詳。歟。是皆山呼巨跡之類。以欺武帝者。豈當據以為實也。善乎谷永之言曰。明天地之性而知萬物之情。則不可惑以神怪。罔以非類。以永諂邪而能及此。向反不及乎。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其果然矣。

哀帝即位。寢疾。博徵方術士。京師諸縣皆有侍祠使者。盡復前世所常興諸神祠官。凡七百餘所。一歲二萬七千祠云。

王莽末年。崇鬼神淫祀。自天地六宗以下。至諸小鬼神。凡千七百。所用三牲鳥獸三千餘種。後不能備。迺以雞當鶩。鴈犬當麋鹿。

范曄論曰。臧文仲祀爰居。孔子以為不知。漢書郊祀志。著自秦以來。訖于王莽。典祀或有未修。而爰居之類。衆焉。世祖中興。蠲除非常。修復舊祀。方之前事。邈殊矣。

章帝元和二年。詔曰。山川百神。應祀者。未盡其議。增

修羣祀宜享祀者

殤帝延平元年詔罷祀官不在祀典者本祀注云東觀記曰鄧太后

后性不好淫祠

相帝即位十八年好神仙事初使中常侍之陳國苦

縣祠老子又親祠老子於濯龍文屬為壇飾淳金鉞

設華盖之坐用郊天樂也

延熹八年壞郡國諸房祀本記表紀云壞諸淫祀祠

魏文帝黃初五年詔曰先王制禮所以昭孝事祖大

則郊社其次宗廟三辰五行名山大川非此族也不

在祀典叔世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

間無不沃酌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祀之祭巫

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著于令

晉武帝泰始元年詔曰昔聖帝明王修五岳四瀆名

山川澤各有定制所以報陰陽之功故也然以道蒞

天下者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故祝史薦而無媿辭

是以前人敬慎幽冥而淫祀不作末世信道不篤僭

禮黷神縱欲祈請曾不敬而遠之徒偷以求幸妖妄

相煽舍正為邪故魏朝疾之其按舊禮具為之制使

功著於人者必有其報而祆淫之鬼不亂其間二年

正月有司奏春分祠厲殃及禳祠詔曰不在祀典除

文獻通考

穆帝升平中。何琦論五岳祠曰。今非典之祠。可謂非一。考其正名。則淫昏之鬼。推其糜費。則百姓之蠹。而山川大神。更爲簡闕。今元愍已殲。宜修舊典。詳見祭山川門宋武帝永初二年。普禁淫祀。由是蔣子文祠以下皆絕。孝建初。更脩蔣侯祠。所在山川。漸皆循復。明年立九州廟於雞籠山。大聚羣臣。加蔣侯爵位。至相國。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加鍾山王蘇侯驃騎大將軍。四方諸神。咸加爵秩。

後魏自入中國以來。雖頗用古禮。祀天地宗廟百神。

而猶循其舊俗。所祀明神甚衆。太武時。崔浩請存合

於祀典者五十七所。其餘重複及小神。悉罷之。

孝文時。自天地社稷以下。合千七十五所。歲用牲七

萬五千五百頭。詔曰。朕承天事神。以育羣品。而歲秩

處廣。用牲甚衆。夫神明正直。享德與信。何必在牲。其

令有司。非天地宗廟社稷之祀。皆用酒脯。

太和十四年。詔自先朝以來。享祀凡千二百餘處。令

欲減省。務從簡易。先常有水火之神四十餘名。及城

北星辰。今圓丘之下。既祭風伯雨師。司中司命等。明

堂祭五祀皆有。此四十神悉罷之。初。每以正月吉日。

於庭設幕。中置松柏樹。設五帝座。至孝文詔曰。禮之自外至者無主不正。此既無祖配。揆之古典。實無所取。又採冊之祭。可悉罷之。北齊後主末年。祭非其鬼。至於躬自鼓舞以事胡天。鄴中遂多淫祠。此風逮唐不絕。

後周欲招來西域。又有拜胡天制。皇帝親焉。其儀並從夷俗。淫僻不可紀。

唐武后時。河南道巡撫大使狄仁傑。以吳楚多淫祠。奏焚其一千七百餘所。獨留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

四祠

玄宗開元二年。詔祠龍池。右拾遺蔡孚。獻龍池篇。公卿以下一百三十篇。詔太常寺考其詞合音律者。爲龍池樂章十首。又詔置壇及祠堂。每仲春將祭。則奏之。

十八年。有龍見于興慶池。因祀而見也。勅太常卿韋縉草祭儀。縉奏曰。臣謹按周禮以鬮辜祭四方百物。祭法曰。能出雲爲風雨者。皆曰神龍者。四靈之畜。亦百物。能爲雲雨。亦曰神也。禮有公食。大夫饗之。文卽生日食。亦曰饗矣。其饗之日。合用仲春之月。易曰。震爲龍。震者東方。春。用事於二月也。饗之法。請用二月。

有司筮日。池旁設壇。官致齋。設邊豆。如祭雨師之儀。以龍致雨也。其牲用少牢。樂用鼓鍾。奏姑洗歌南呂。鄭玄云。風師雨師。及小祀用此樂。凡六變者。三變而致麟物。今享龍亦請三變。舞用帔舞。樽用散酒。以一獻。周禮曰。凡祭羣小祀用之也。詔從之。

肅宗至德二年。八月。道士李國正奏。皇室仙系修崇靈路。請於昭應縣南三十里山頂。置天華上宮露臺。天地三婆。父皇道君。太古天皇。中古伏羲。媧皇等祠。堂并置灑掃宮。戶一百人。又於縣之南義扶谷。故湫置祠堂。並許之。昭應縣令梁鎮土疏。其略曰。天地娑

父祀典無文。言甚不經。義無可取。若陛下特與天地建祖宗之廟。必上天貽向背之責。又夫湫者。龍之窟也。龍得水則神。無水則螻蟻之匹也。故知水存則龍在。水竭則龍亡。今湫竭已久。龍安所在。何必崇飾祠宇。豐潔薦奠。其三皇五帝。則兩京及所都之處。已建宮觀祠廟。時設齋醮享祀。其湫既竭。不可更置祠堂。又不當更爲天地建立宗廟。臣並請停其三皇道君。天皇伏羲女媧等。既先各有廟。望並於本祠依禮齋祭。制曰。可。宋京城東舊有五龍。卽唐開元中。因興慶宮池設壇。常以仲春祭之。宋因唐禮行其祀。用中祠

禮。太中祥符元年。詔飾神帳。又城西南隅。有九龍堂。四年。賜名普濟堂。皇祐三年。葺其廟。訛傳池水能愈疾。都人日赴。不可勝計。乃塞其池。

德安公廟在京城北。作坊。卽夷門山神也。景德中葺其廟。加封爵。令開封府春秋設祭。崔府君廟在京城北。相傳唐滏陽令。設爲神主。幽冥事。廟在磁州。淳化初。民有於此置廟。後詔修廟宇。賜名護國廟。及送衣服供具。景德元年重修。每歲春秋。令開封府遣官致祭。後封護國顯應公。

要冊湫在寧州真寧縣。案舊記古有五池。今四竭一

在山之半。周一百六十步。深注不益。凡歲旱祈禱。無不應。後人立祠其旁。乾符三年。封應聖侯。光化二年。進封普濟王。太宗在晉邸。嘗有神告事。具符瑞志太平興國二年。閏七月。詔曰。要冊湫神普濟王。宅于水府。幽贊上玄。功烈顯著。嚴祀有常。宜加崇號。以表靈休。特改封顯聖王。增飾祠宇。春秋奉祀。仍立碑以紀其事。雍熙二年。令有司改造。禮衣冠劍及祭器。端拱二年。冬。旱祈雪。卽日大雨雪。遣使送銀香爐等。天禧二年。夏。乾州旱。取湫水禱雨。詔本州祭醮。

鎮戎軍有朝那湫。卽秦漢湫淵祠也。是歲四月。賜廟

名靈澤。靈顯王廟在鄭州城東僕射陂側。是陂本後魏賜僕射李冲。唐末建廟。因陂爲名。俗傳李靖神也。後唐天成二年。冊贈靖爲太保。晉加號靈顯王。建隆元年。正月。太祖臨幸。因遣內侍葺祠宇。每歲春秋二禮。景德元年。遣使增修。二年。又修後殿。四年。車駕朝陵。命入內都知石知顛致祭祀。汾陰廻親幸。登東北亭觀陂。

顯靈廟在安陵東北。舊有蛇王祠。景德四年。賜名太中。祥符四年。朝陵。遣官以中祠例致祭。昭聖靈惠二廟。並在河南永安縣界。先是陵域附山而高。常苦乏水。景德中。朝陵。車駕至。則泉源灑涌。濟用無闕。詔封泉神爲昭應公。廟曰昭聖。大中祥符四年。再朝陵。遣官致祭。以中祠禮。時祀汾陰。經度制置使陳堯叟議。導徘徊泉緣山麓入邑中。明年。三陵副使江守訓立廟泉側。賜名靈惠。

泰山玉女池在太山頂。池側有石像。泉源素壅而渴。東封先營頓置。泉湍涌。上徙升山。其流自廣。清忽冷。可鑑。味甚甘美。經度制置使王欽若請浚治之。像頗摧折。詔皇城使劉承珪易以玉石。旣成。上與近臣臨觀。遣使礮石爲龕。奉置舊所。令欽若致祭。上爲作記。

炳靈公廟在泰山下。後唐長興三年。詔以泰山三郎為威雄將軍。太中祥符元年。十月。封禪畢。親幸加封。令兗州增葺祠宇。經度制置使王欽若。自言嘗夢覩神。又於廟北壩建亭。名曰靈感。

三水府神者。偽唐保大。中封馬當上水府。為廣祐寧江王。采石中水府。為濟遠定江王。金山下水府。為靈肅鎮江王。大中祥符二年。八月。詔改封上水府。為福善安江王。中水府。為順聖平江王。下水府。為昭信泰江王。令江太平潤州。遣官祭告。

杭州吳山廟。即濤神也。太中祥符五年。夏。江濤毀岸。

遣內侍白崇慶致祭。濤勢驟息。五月。詔封神為英烈王。又令本州每春秋二仲。就廟建道場三晝夜。及以素饌祠神。

明應公廟。在潤州焦山。大中祥符七年。上以京江多覆溺之患。是山在江中近海門。禱祈有應。詔封山神以公爵。仍製文告之。刻石廟中。廣惠王廟。宣州昭亭山神也。唐景福中。封昭威侯。偽唐保大。中加為王。景德元年。正月。知州裴莊表言靈應。請加朝命。詔封焉。廣濟王廟。秦蜀守李冰祠也。偽蜀封大安王。又封應聖靈感王。開寶五年。詔修廟。七年。改號廣濟王。歲一

祀

英顯王廟。在劍州卽梓潼神張亞子。仕晉戰沒。人爲立廟。唐玄宗西狩。追命左丞。僖宗入蜀。封濟順王。咸平中。王均爲亂。官軍進討。忽有人登梯衝指賊。大呼曰。梓潼神遣我來。九月二十日。城陷。你輩悉當夷滅。賊射之。倏不見。及期果克城。招安使雷有終。以開詔改王號。修飾祠宇。仍令少府造衣冠法物祭器。靈濟公廟。在梓州射洪縣白崖山下。唐中書舍人陸彌與。梓州刺史卒。葬山側。土人立廟。水旱禱之。必應。僞蜀封洪濟王。大中祥符六年。詔封公號。

邾亭廟。在南康軍邾亭湖上。能使行舟。分風上下。先是江中有蛟爲害。東晉旌陽令許遜斬之。小蛟逸去。後頗爲害。行舟多覆溺者。大中祥符三年。內侍趙履信奉使過滄湖。有龍長十餘丈。自空而下。須臾暴雨。因焚香祝之。翌日龍自湖中。復乘雲而上。又有木筏過湖。忽有巨蟒登筏。筏遂沈。俗言卽廟神也。遂詔官吏祭蛟。又改蛇山爲吳山。立廟山側下。卽其穴。六年十月。上作戒蛟文。遣中使齋往刻石。仍致祭。自是頗有應靈。

祠山廟在廣德軍。土人言其靈應。遠近多以耕牛爲

獻偽唐以來聽鄉民租賃每一牛歲輸絹一疋供本廟之費其後以絹悉入官景德二年知軍崔憲請量給絹完葺祠宇上曰此載在祀典當官爲崇飾因詔本軍葺之

神宗元豐三年詔加號江州廬山太平興國觀九天採訪使者爲應元保運真君蜀州青城山丈人觀九天丈人爲儲福定命真君

六年太常寺言博士王古請自今諸神祠加封無爵號者賜廟額已賜廟者加封爵初封侯再封公次封王先有爵位者從其本婦人之神封夫人再封妃其

封號者初二字再加四字神仙封號初真人次真君如此則錫命馭神恩禮有序從之

哲宗元祐三年廣南經略司言儂寇之亂康州趙師中封州曹觀邕州蘇緘戰死請爲立祠載祀典從之紹聖二年禮部侍郎黃裳請詔天下州軍籍所祠廟略叙本末如圖經命曰某州祀典從之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封皮場土地廟神爲靈貺侯其後累封明靈昭惠王

崇寧元年方士魏漢津請備百物之象鑄九鼎四年三月九鼎成詔於中太一宮之南爲殿以奉安各周

以垣。上施睥睨。墁以方色之上。外築垣環之。名曰九
成宮。中央曰帝龕。其色黃。祭以土。王日爲大祠。幣用
黃。樂用宮架。北方曰寶鼎。其色白。祭以冬至。幣用阜。
東北曰牡鼎。其色白。祭以立春。幣用阜。東方曰蒼鼎。
其色碧。祭以春分。幣用青。東南曰岡鼎。其色綠。祭以
立夏。幣用緋。南方曰彤鼎。其色紫。祭以夏至。幣用緋。
西南曰阜鼎。其色黑。祭以立秋。幣用白。西方曰晶鼎。
其色赤。祭以秋分。幣用白。西北曰魁鼎。其色白。祭以
立冬。幣用阜。八鼎皆爲中祠。樂用登歌。享用素饌。復
於帝龕之宮。立大角鼎星之祠。

大觀三年。詔以鑄鼎之地。作寶成宮。總屋七十區。中
置殿曰神靈。以祀黃帝。東廡殿曰成功。祀夏后氏。西
廡殿曰持盈。祀周成王。及周公旦。召公奭。後置堂曰
昭應。祀唐李良。及隱士嘉成侯魏漢津。

又詔每歲八月二十五日。舉祀事。祀黃帝。依感生
帝神州地。祗爲大祠。幣用黃。樂用宮架。祝文依祀
聖祖。稱嗣皇帝。臣名。其成功。持盈二殿。禮用中祠
幣。各用白。昭應堂。禮用小祀。並以素饌。

按三代之九鼎。未聞有神司之。而列之祀典也。
崇寧時。用方士之說。鑄鼎而名。以其方色祭之。

則不知司鼎者何神歟。至於困采首山銅之說。而祀黃帝。因貢金九牧之說。而祀夏后。因定鼎郊廓之說。而祀成王。周召然此三數聖賢之所。以當祀者。固不以鼎也。若魏漢津。則當時獻言。鑄鼎之方士耳。亦尸而祝之。俾侑食於聖賢。褻慢不經甚矣。

四年。封英靈順濟龍王。爲靈順昭應安濟王。詳定九域圖志。所言郡邑祠廟。多出流俗。一時建置。初非有功烈於民者。請申教禮官。纂修祀典。頒之天下。以倣先王之命。祀與圖志。實相表裏。從之。

尋令禮部太常寺修祀典。已賜爵及曾封爵者爲一等。功德顯著無封額者爲一等。若民俗所建祠無功德爲一等。各係上尚書省參詳一否。若而處廟號不同者。取一高爵爲定。從之。

八月詔天下五龍神。皆封王爵。青龍神封廣仁王。赤龍神封嘉澤王。黃龍神封孚應王。白龍神封義濟王。黑龍神封靈澤王。

政和元年。詔開封府應神祠。不在祀典者毀之。凡毀一千三十八區。仍禁軍民壇立神祠。

欽宗靖康元年。詔佑聖真武靈應真君。加號佑聖助

順真武靈應真君。三聖廟靈威公。進封威威王靈佑公。追封威烈王靈顯公。追封威惠王。

高宗紹興十一年。太常卿陳楠等言。自來神祠加賜廟額。及封王公侯爵等。給降勅告。自有定式。昨自渡江。後來神祠。加封合給告者。止命詞給勅。切恐未稱褒崇之意。大觀三年三月二十三日。詔神祠封王侯真人真君。婦人封妃夫人者。並給告賜額降勅。欲乞自今後。每遇神祠封王公侯真人真君。婦人之神。封妃夫人者。並乞命詞給告。其道釋封大師塔額神祠。賜廟額。及封將軍。並乞依舊降勅。從之。

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將作監主簿孫祖壽言。聖王之制祭祀。非忠勞于國。功德及民者。不與祀典。間者禁止淫祠。不為不至。而愚民無知。至於殺人。以祭巫鬼。篤信不疑。湖廣叢峽。自昔為甚。近歲此風。又寢行於他路。往往陰遣其徒。越境千里。營致生人。以販奴婢為名。每至歲閏。屠害益繁。雖異姓至親。亦不違恤。今浙東又有殺人。而祭海神者。四川又有殺人。而祭塩井者。守令不嚴禁之。生人實被其害。今歲閏在

季冬。良民罹其非橫者必多。若不早為之所。則弗及矣。欲望申嚴法令。戒飭監司州官之吏。治之縱之。明

文獻通考

卷九十

二十五

示賞罰。增入考課。令格加之。鄉保連坐。誥誡禁止。期

示人心。毀撒巫鬼淫祠。從之。

詔禁五穀同

王之歸祭非

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敕。凡男者。不與縣典。聞

